重脩鳳翔縣志

第七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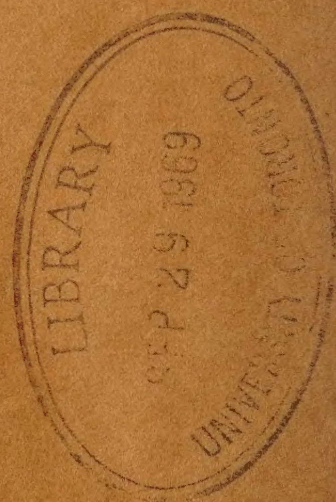
第七册藝文下卷

啓　論

説　跋

辨　祝文

墓誌　詩



鳳翔縣志卷之七

知縣羅鰲重修

藝文　制　誥　文　狀　議　賦

頌　贊　碑記　傳　書啓　論說

跋辨　祝文

墓誌　詩

境土之故風雅是傳或見經籍亦不重宣人所素習無庸贅焉惟彼名士撫跡流連字藏錦繡筆吐雲烟可資考鏡可壯山川須勤採輯廣忞漁畋登之簡策照後光前志藝文

李茂貞封岐王加尚書令制天復元年　唐昭宗

天有星辰爲之綱所以保乎乾健地有山嶽爲之鎭所以定乎坤柔故王者重夾輔之臣資股肱之任安危所係動靜是憑其在周也則姬公盡心於經營其在漢也則絳侯竭力於匡贊惟天所相何代無才厥生英賢爲我柱石拯茲艱運樹彼洪勳欲示褒旌爰加徽數具官某三光結粹二氣融精合鸞鳳之正音動諧律呂有麒麟之逸足逈出塵埃抱鐵石於寸心棲雪霜於勁節倜儻倜儻深沉溫雅允爲王國之楨實稟生人之秀自岐陽振跡隴右成功亂

勝周翰之間鶚立漢壇之上弓鳴霹靂劒躍蜿蜒指揮而
川陸可回叱咤而風雲立變一居右輔累復皇都硃庸巳
煥於旂常嘉頌早傳於金石昨妖興肘腋釁起宮闈而能
憤激衷腸密施籌畫致禁軍之貔武戮當路之豺狼安宗
社於綴旒復乘輿如反掌人祇共慶華夏同歡旣而仗端
節以來朝秉桓圭而展敬靜與之語簡而有常動叶生知
克符中道披肝露膽皆本於至誠言發涕零必期於盡瘁
感通天地激動人臣得不嘉乃奇功申茲異渥表爾優崇
南省統率六宗尊大西郊封超五等在常時而難舉非盛

烈而莫當傑立羣倫光流萬代勉膺朝奬敬答天休可守
尚書令兼侍中仍封岐王餘官勲並如故

贈故經畧袁應泰兵部尚書誥天啓三年三月　明熹宗

雲雷屯塞光日月者精忠天地風塵壯河山者正氣身捐
而義不媿力盡而心巳安崇爵宜頒幽貞是報爾原任經
畧遼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應泰嶽峙
風標淵宏經濟壯志以天下爲任不避險艱熱心惟王國
是圖無辭盤錯三十載著績令毋六七輩護疾養癰當習
款而盡撤其防卒不能玩之掌上迨挑釁而莫爲之備抑

且甘墮其彀中兵民騷動而忍恥偷生將士彌縫而喜逃
懼戰議論日煩而嫉任事之氣節制不一而分便宜之權
以此久散之人心當彼方張之勁敵而爾擢自節鉞遂總
專征統玄菟七百里戎莽之塲提赤手十八萬枵腹之衆
背城尚收夫三捷乘障莫禦其九攻奮臂力起瘡痍嚼齒
誓請烽燧至於仰天拜闕從容陳就死之詞閉閣投繯慷
慨仗捐生之義付熱心於烈焰委俠骨於荒臺城亡與亡
吾畢吾事自古豪傑固難責以成敗而於今封疆尤宜論其
死生爰下𨽻事之旌特晉中樞之秩兹加贈爾爲兵部尚

書錫之誥命於戲朕於遼敗重嘆才難叩關航海之徒何無一人義士載寶輦金之輩並逃三尺嚴刑詎知事雖敗而以死殉事尚光在朝廷功歸社稷爾靈不昧服我褒綸歆哉

祭故經畧各贈兵部尚書袁應泰文 天啓三年十二月

惟爾才優文武性篤忠貞方擁節於營州特急纓冠之誼迨提師於遼左夙懷裹革之思物論爭咎其納降爾實收斬馘攉鋒之用勝氣式彰於堅壁誰實釁開門延敵之端士潰馬奔勢遂孤於效死登陴蹈火義無負於殉疆報主

力窮遺表不忘君父守城志竭捐軀可泣鬼神加籩爵彼

黃流起塚榮其碧葬承滋漏澤慰爾幽魂

石鼓文　　周

甲鼓原文

音釋　文六十六　重文十　共七十六字　一十九句

避本音吾讀作我下同車既工讀作攻古文省進擊也避馬既同避車既攷古文好字避馬既驕音皐与騂同馬肥皃君子鼎鼎讀作爰於也古字通用下同邋邋讀作獵鼎同上斿當作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騂騂彎同卣音条弓弓茲

以寺當作時亦古文省避毆當作驅其時古文時字其來趩趩讀作亦行声也趪

趪𤇾𤇾大來切今作皃煙塵也即邀音御即時麀鹿趚趚資昔切走皃其來
大垐音茨大道也遊敺其樸讀作僕其來趪趪音獨走皃射其豝音豚或作
豬小蜀讀作屬豕也古文省

今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騂君子爰獵爰
獵爰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𦈡𦈡角弓弓茲以時我驅
其時其來趩趩趪趪皃皃即御即時麀鹿趚趚其來大
垐我車其僕其來趪趪射其豝屬

乙鼓原文

音釋　文六十一　一十七句　重文七　共六十八字

汧音牽水名殹音緊語辭沔沔丞㞋音皮讀作彼文省下皆同古淖音潮亦省文淵鰋

作鰋鯉處上声之君子澳古文漁字之濿滿漫字同又讀作有下皆同鯈作鯈其

斿當作游𨘚遫音散走皃帛作白下同魚鱳鱳音洛其𥂴蘁同氏讀作底至也亦古省

文鮮黃帛其鮊音邊鯿字即又鱄鮹同又鯌字即白其朔切幺及孔庶

䜌即𥂴字之𤔲𤔲生翼切似貍也戳浧浧音洋趯趯音薄其魚隹讀作惟古文省

餘下皆可讀作何亦古同之省文下並同隹鱮切似吕隹鯉可以橐普刀切之隹

楊及柳

今文

汧繄泛泛丞彼潮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鯊其

游𧽈𧽈白魚鱳鱳其菹底鮮黃白其鯿有鲂有白其胡

孔庶臠之𩸠𩸠洋洋趩趩其魚惟何惟鱮惟鯉何以櫜

之惟楊及柳

丙鼓原文

音釋　文六十九　重文五　共七十四字　一十八句

田車孔安鋚音条勒馯馯何旦切与騂同馬行也六帚即上文師字既簡左

驂旛旛當作翻良馬名右驂騝騝音虔亦馬名避以隮于遼古文原字下同避

戎止陕古文陛字宮車其寫秀弓寺讀作時古文省射麋豕孔庶麀鹿

雉兔其遻又旃（未詳或作迎音循）其戎趚趚（音奔又音奏）大車出各（讀作洛邑之洛亦古省文）亞獸白臭（古文澤字）遻執而勿射（叶音杓）多庶趯趯（合的切叶音約）君子逌（音攸又音乃餘篇同）樂（音洛）

今文

田車孔安鋚勒馯馯六師既簡左驂翻翻右驂騝騝我以隮於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迪其戎奔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執而勿射多庶趯趯君子乃樂

丁鼓原文

音釋　文六十九　重文三　共七十二字　一十八句

帥㚈彼鑾車𠦪讀作忽敕音速眞讀作塡亦古文省如秀弓孔碩叶音式畧切彤矢笶笶音簇叶音楚洛切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馭舊本未詳恐是駢字孔庶鄜音廓騎亶古文宣字博囱音酉車軜古文載字衎古文道字如徒如𥄳邍溼隰同陰陽趍趍六馬射音石之㹈音簇叶音擲又有貙救朱切似狸如虎獸鹿如豦台讀作怡樂也亦古省文爾多賢迪音循禽奉雉遊兕允異

今文

帥彼鑾車忽速塡如秀弓孔碩彤矢笶笶四馬其寫六

鑾沃若徒騈孔庶廓騎宣博𨠭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

陰陽趍趍六馬射之簇簇有貙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

賢迎禽奉雉我免允異

戊鼓原文

音釋 一文六十六 重文三 共六十九字 十六句

避來自東霝音零雨奔𣿘古文流字逆湧盈盈湶息列切水名當作渫湠君

于既涉即涉字避馬𣿘汧汧毆洎淒丕士驀言囪古西字遠即歸字

方作舫舟自廓徒馶騈遑遑隹舟以衎道或陰或陽极音楫

或作枝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丕徒徨止其奔其敔且讀作阻亦古省

文其逌乃吏字即事

今文

我來自東霝雨奔流逆湧盈盈渫隰君子旣涉我馬流

汧汧繁洎淒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馭湟湟維舟

以道或陰或陽極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徨止其奔

我以阻其乃事

【巳鼓】原文

【音釋】文五十二一十二句　重文三　共五十五字

亶亶猷乍讀爲作亦古省文下逌同遙乍周導追即遄字省我𤔲即辭憂字攸途

帥𡿁彼阪田㚔自音莽或作𦱤居幽切爲世里希徵𢼸𢼸𢼸音徽迪乃罟

桼古漆字𪇰即栗字柞音昨棫音域其柭襏音宗榕音咎庸庸鳴𩾁即條字

亞箬其𩃥音華可音何爲所斿𩡨𩡨音㚘或作夒水盩音戾導言古文樹

𢇍音幽字𦗼古文即聽字

今文

宣猷作原作周導遹我辭攸除帥彼阪田芻爲世里希

徵𢼸𢼸乃罟漆栗柞棫其柭襏榕庸庸鳴條亞箬其華

何爲所斿𩡨𩡨水盩導旨樹幽聽

庚鼓原文

音釋　文五十九　重文三　共六十二字　一十五句

徒邀嘽嘽他丹切馬喘息皃然而師旅眞塡然會同又如字繹以左

戎徫讀作章弓矢孔甚也庶衆也滔滔是戴卽熾字射夫寫矢具隽

卽奪字廾臼音夆⿱此手讀若刺前智切其徒肴卽肝字來或羣或叉悉率左

右燕樂音洛天子來嗣王始振振音珍復古我來攸所止也

今文

徒御嘽嘽然而師旅塡然會同又繹以左戎障弓矢孔

庶滔滔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此手其徒肝來或羣或友

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

辛鼓原文

音釋　文二十三　重文四　共二十七字　不成句

𩣡走驕驕未詳音義馬麃音標皙皙芎音華雉兔丑畧切立舊音位多庶

微我師氏憲憲文武可音何其一之

今文

彼走驕驕馬麃皙皙華華雉兔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

文武何其一之

壬鼓原文

音釋　文七十四　重文七　共八十一字　二十句

避水既瀞与淨同避導道字通既平避行既止嘉樹鼎古文則里

天子永寧古文寧字省曰佳惟丙申旭旭杲杲避其旁古旁字導叶上声

乘馬既迪音循敎音義未詳夏康康駕昃四黃左驂驖驖音敖驂馬名

右驂驖驖音速亦馬名戚音戚兵器也戟以奕女讀作汝不執悳德同

旛旒音翰義同霦黎霦黎音𡰷黎𡰷省讀作旟亦古其存也存旗施施音宜旗也動也公

謂大來余及如茲邑周卽告字讀作曷何也白本誤不余及

今文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曰

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迪敎夏康康駕彼

四黃左驂驖驖右驂騋騋戚戟以奕汝不執德旛翰黎

黎旛旍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及

癸鼓原文

音釋 文七十二 重文一 共七十三字 一十八句

吳虞通入憖憐陸与亟同朝夕憖愸同惕飤載囟古文西飤北勿奄

勿伐若而出奇俗作奇進獻即獻字用特遠與歸同格至也執藝同祖

告于大祝禘嘗受古文受字亯古文享字致其方埶與藝同叶音作亦寓逢

㠯即中字圃古文圃孔庶麀鹿遙溼既坦疆理藩藩讀作蕃大盛也

田不挍當作菱君子可何求又謀又始周爰止于是

今文

吳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蓺祖告于大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萬逢中囿孔庶麀鹿原隰既坦疆理蕃蕃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按石鼓唐鳳翔尹鄭餘慶得於陳倉野中徙置鳳翔孔子廟五代間又復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府復輦致府學門廡而亡其一皇祐四年郡守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徙開封南渡後金人舁至燕地元置京師文廟戟門下唐宋時石鼓俱在鳳翔故東坡以爲鳳翔八觀之一其文例得載入鳳志云

詛楚文　闕

文（通作有）秦嗣王設（籀文敢字）用告玉宣（古宣字通作瑄）璧使其宗祝邵

鼛布忠（一作慦）告於不顯大沈久（讀作湫故）湫（巫咸本作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以（古吕字）厎（底字）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繆（古穆字）

公及楚成王是（讀作實）繆（讀作戮）力同心兩邦若（古若字）壹（古壹字）

絆吕㛰㜈（古婚姻字）袗吕齊盟曰某（古葉字）萬子孫毋相為不利

𢿌（古親字）卬（古仰字）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

無道（古道字）淫失（讀作佚）甚（讀作耽）亂宣奓（古侈字）競從（讀作縱）變輪

盟刺內之剸（籀文則字）虣虐不姑（巫咸亞駝文作辜）刑戮孕婦幽刺

𢿌戚（古戚字）拘圉其叔父寘者（諸字）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剸冒

敃久心不畏(古畏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剌(烈字)威神而兼倍(倍字)十八世之盟詛率者(諸字)侯之兵㠯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求蔑灋(古法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犧)牲取吾(我字)邊城新皇及郝長教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恋(音府巫咸本作意籒文億字)怒飾甲盛師以偪吾邊竟(讀作境)將欲復其貺(貺字)蹟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輸(讀作鞈輸音)棧輿禮使介老將(去声)之㠯自救殹(也古字)亦應受(古受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古克字)劑(巫咸本作初古制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設敷楚王之倍盟犯

詛箸著字石章㠯盟大神之威靈

按詛楚文有三宋人初得告巫咸文於鳳翔祈年觀下次得告大沈久湫文於渭最後得告亞駝文於洛其詞畧同而道里參差無可徵信今祇存告久湫文一首爰依舊志載之以爲嗜古之一助云

禱雨磻溪文　宋府簽判蘇軾　眉山人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矣穟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穟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閒民待雨而畊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畊閒民不種矣穟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畊閒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

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并走羣望而精誠不歆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虢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大祓之禮禱而不祀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爲上公死而爲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吏民旣以雨望公公亦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

禱雨太白文　蘇軾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爲湫潭缾罌鑵勺可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方之所恃以爲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爲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

禱雨太白文　　明學憲　汪喬年　遂安人

惟神英爽赫濯德惠慈祥沛兌澤以噓枯代乾元而潤物
顯唐著宋歷今日以爲昭考獻徵文實響應而如券載稽
靈貺更僕難窮某備員秦中誼關民瘼乞靈干澤屢荷鑒
原今夏去秋兩獲甘霖之應冬徂春啓欣承瑞雪之施銘
刻無時敢忘祇事深愧未盡茲當考試見歷鳳翔伏思聖
地乃境內之山川奈何下吏苦濟時之無具企瞻徒切登
謁靡由遣使陳詞聊鳴悃愫伏乞洪覆恕此塵迷竊見仲
夏以來數月恒暘秋苗絶望一切他種皆不能播播亦不
生轉盼隕霜及期一年空度方今三秦之民餓殍盈壑流

離滿途壯者散而爲兵弱者坐而待斃將來日甚一日尚不知所底止某望切雲霓曾經懇禱合詞以請未蒙允俞自知下吏罪重愆深誠微禱數大福不再揣分難邀但滿目危亡束手弗忍且秋災已極粒穀罔收妄意罰可敝辜冀留孑遺於再造尚期善以贖過容借吏民以自新更希愚衷月干洪造伏乞俯憐危急亟賜甘霖俾千里秦川俄覩盈疇綠漲百二關隴立看四壄青回目前長菜根以療饑日後滋麥畦而度命窮骨爲之再肉閭里不至無民某當省躬勸民改已過兼以改人之過滌愆向善勉爲仁郎

以廣神之仁矣終身而罔違詎食言而速戾至於崇修廟貌銘頌德功盟心罔渝惟力是視顯新竈察曷馨氷兢

乞封太白山神狀 代太守宋選奏　宋府簽判　蘇　軾 眉山人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按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府界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絶盜賊且興臣採之道途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洪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猶若

有驅導既至之日陰風凛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浹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甚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爲功效甚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嶽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大盈庫租賦仍歸左藏議　唐門下侍郎楊炎　邑人

財賦者邦之大本而生民之喉舌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絀雖

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恭計弊蠹莫如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

請豁除丁糧議

國朝邑令舒向第

看得人土財用原有定額無奈時勢變遷以至流弊無窮若今日之鳳翔尤有不可勝言者試言其地鳳地稱中而糧稅重矣今荒山過於平壤而苦於輸納試言其人鳳民稱庶而戶口繁矣今死亡逃竄簿籍空存而苦於承丁以

害其財則生寡用奢而入不償出苦於四路衝要兵馬驛劄是鳳邑之苦倍於他境而鳳邑今茲之苦尤十倍於向時也煢煢孤子求救於水火不啻雲霓之望矣前據鳳翔鄉民楊允中趙光祖封玉柱等連名哀籲以懇天憫念殘黎開恩減除丁糧庶活萬命事稟告卑職反覆思維呼天無力繪圖莫由幸蒙府憲檄批飭鳳翔縣確議報卑職細詢鳳邑士民遺老同稱鳳翔一縣丁糧在前明洪武原有定額賦薄徭輕民生易遂及其後世則有藩封祿米之增又有鄰郡協濟之增又有遼餉二餉之增以及添站添差

鹽課紙價條條悉屬加增款款皆非正項原為一時變局久成無窮遺累況今日屢遭兵荒之後罹兵刃而死者受徵比而死者轉溝壑而死者十分已去七八所存僅一二孑遺之民而丁數猶未大減一人而完四五人之丁銀小民已不堪命而地又非平壤每經大旱大雨山田易於傾頹平川又多衝削往時戶繁丁多歲歲修治尚可耕種自變亂以來山岡川地有壞無修而額糧不除故民間又有無地之糧凡此皆地方大害小民隱疾聽聞之下聲淚俱摯卑職於此實有不能不為請命不忍不為請命者矣查平

涼州縣多於鳳翔而鳳翔驛遞繁於平涼反爲協濟其幫貼彼處驛所等弊宜去也籓封祿米當日與王俱增自應與王俱減是亦其宜去者也遼練二餉原因添兵而加今已存之爲無名是又其宜去者也至鹽出山陜民各從便商有利而輸課民用價以食鹽秦民無課而鳳民獨代山西商人輸課孽作一人禍遺後世是更當比例而革者也若逃亡多則丁數少人丁少則田地荒而徵輸猶按簿而稽賠累責之現在窮民遺害尤爲深切今幸革故鼎新之會實拯溺解懸之機仰冀憲恩俯賜轉詳題豁大洗夙弊

則一時小民之感恩戴德即聖朝萬世無疆之休也生靈
幸甚卑職幸甚（順治二年）

請禁續親童養議　　邑令　羅　鰲

男女天地之經得正則貴夫婦人倫之始有別爲先乃有
鄉曲愚民罔知法紀兄死而弟入其室托言不忍外嫁可
使治棲弟亡而兄收其妻假說不願離門樂與同夢續親
之事罪孰甚焉夫老少尚不容求配況公然以伯叔稱我
者而肆志淫汚同姓且不可爲婚何居然以嫂婦屬我者
而忍心瀆亂使生者含羞於閨閣死者抱恨於壙泉傷敗

彝倫大干國法至於男女婚嫁當以其時六禮未通卽云
苟合乃有女家不顧體統或因度日艱難年未及笄而遣
去男家樂於簡畧遂乘女家寒儉禮不必備而迎來童養
之女雖未同牢然而幼相習而不相防或偷情而啓淫念
或口角而肇爭端及乎擇吉畢婚早已釀成後禍將來閨
門不謹琴瑟不調率由於此此雖未立科條亦恐有傷風
化惟地方官長預爲防而明諭時申庶編戶小民知所儆
而澆風漸息

請禁葬親演戲暴露少柩孩屍議

禮緣人情而制吉凶不得混同死以歸土爲安老少奚容異視喪葬之事於情爲戚於禮屬凶乃有不知禮義臨期而演戲者衰麻要絰方擗踊於門中彩舞霓裳旋鼓歌於戶外大違乎禮奚忍於心甚有不爲親具一槨而夸耀於演戲幾臺意謂厚其親而不知戾於其親意欲免人笑而不知適貽人笑傷風敗俗惡習相沿所宜廣諭窮鄉以太加懲創者也至於少年身死容有斂入棺而不埋入土者委之路側日曬風飄棺縫裂開屍骸暴露他人瞥見猶且酸心況屬親人胡弗泚額妄言早葬則凶不知本於何說

甚且血軀已腐付諸烈燄之中魂魄俱沉疑爲祟妖之作詎知行善自然免禍不因禳解之有方作非終究召殃豈以祓除之無術前邑侯任公深疾其弊會爲嚴禁但愚民久而怙習不能痛改前愆更有嬰孩一殤遽棄原野徒果犬狐之腹不爲抔土之埋試思既爲膝下兒孫暴露亦當不忍況是已身骨血委棄更復何情如此諸端均干法紀所望後來者先之以明訓俾覺寤者咸與更新繼之以常刑縱冥頑者能無向化

三良塚賦并序　唐劉禹錫彭城人

魯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月吾西遊汧渭出於岐雍之間於古道傍得三良塚心甚哀之涕泗者久之而去詞曰

昨宿岐城曉渉渭東霜凌雪結飛沙亂蓬中野躊躇屆此古墟野人曰即車氏之塚方驅駕班如久而吒曰吾嘗讀舊史矣古者秦氏大於穆公出師則寧東夏用賢則覇西

戎大邦服其禮小邦畏其雄謀巳集戰亦武不能勤王不
爲盟主者何居以滅天之良喪人之特百夫仰系一朝而
踣可哀也哉宛其三子遭時迍邅主巳即世身皆靡全指
冥茫以爲期撫昭世而坐捐方惴惴以臨穴且哀哀而號
天從有言於寒原莽蕩千里迴眺無垠上刺哀德下傷幽
魂挂驂㼋樹脫劍山門掇野芳以爲薦汲行潦而充罇矧
今情之猶悲諒古恨之潛吞死而不作吾誰與言代事浩
漾人壽爾夭言念君子中心悄悄哀人生之長慟赴永夕
之莫曉歸去來兮不可留且悲吟於黃鳥

嘉禾頌 嘉禾出邑人袁鍮田　　明邑令 李 榮 平定人

萬歷龍飛歲在壬子鳳產嘉禾一莖四穗觀者如市實爲祥瑞上陳直指慶其大有命載邑乘用垂不朽鳳翔李令拜手作頌其詞曰粤稽成周農事開國后稷肇封播時百穀公劉建邦廩倉是積古公遷居非擇而處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武受天命悉付疆宇成后踐祚旦輔孺子無逸豳風告戒勤苦農殖嘉禾田畯至喜導迎太和享國長久自茲以還降年不永根本慮輕稼穡罔知五穀弗貴瑞應亦希皇明啓運誕生聖祖發祥淮甸奮跡隴畝柄持太阿祚

延三紀藉田躬耕賑饑恤苦和氣感召瑞麥兩岐青田作
頌實秉識之今皇嗣歷加惠黎元分陝以西疊罹凶荒羸
轉溝壑壯散四方恭逢督撫提兵捍圉蠻貊卒服幸遘惠
文捐贖煑粥顛連乳哺方岳同心常平置倉道府承休節
儉是倡岐陽袁氏慶積德門力抗權璫直聲振宇灌溉民
田澤流中土維茲嘉禾實産彼畝一莖四穗觀者如堵詢
茲黃髮前此罕睹嗟彼珠玉衣食弗能悼彼珍奇玩好是
供維茲嘉禾利賴無窮實堅實好粒我烝民如京如坻長
我王國際此豐亨式昭大有洗腆致酒孝養父母賦稅早

供酬答聖主黃童拍手白髮杖節社飲扶歸共享太平余
尹玆土深愧不斐作賦揚休以竢君子明萬歷四十年

秦穆公飲盜駿馬贊　北周　庾信

駿馬遇盜秦王不嗔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鄉兵向國窮寇
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李西平王畫贊唐節度使李晟以平朱泚功封西平王　蘇軾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
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臨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
能取尋常塵賊計困平涼李罷兵休三將誰之咎在廟堂

斬馬劍誅延賞爲葅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喜雨亭記 在舊府判署內今廢

宋 蘇 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

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
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
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
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
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以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
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
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
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

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凌虛臺記

舊在東街之北後人移築東郭三公祠後

宋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

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

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壠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鳳鳴驛記

宋　蘇軾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宅四

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旣駕雖馬亦顧其
皁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
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旣至逾月而興工五十有五日而成
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坯釘各以枚計
稍以石計者計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
有知者予聞而心善之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
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
喜從事使人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
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旣妄且

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
計其所歷而累於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
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卼臲者
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更有
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常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常
衣錦者難於衣布常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
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不
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
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

者則是眞足書也

重修大金佛寺記 郡城東街

明學憲伍福 臨川人

曩予奏績於京獲識大方禧上人於大慶壽禪寺見其所與往還皆名公卿貴人知其超然高世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有似吾儒之仁義盖賢而與之遊者也上人本關輔茂族子幼出家鳳翔之金佛寺悟入禪學領其宗旨正統中遍歷諸山名藍與達門上首精修探賾所造益深乃之京師禮臨濟二十四代古淵淜公披剃又禮僧錄左街兼大功德主嵩巖壽公得度暨僧錄左講經兼大興隆寺

主質庵淳公俱得心印之傳遂卓錫慶壽成化初工部侍郎郡人霍公瑄以金佛名勝久廢奏保上人領劄住持而興修之一時中貴暨名公卿皆捐金貲樂爲之助復爲奏請兼住京刹福泉特恩賜金襴袈裟一襲以寵異之又三年上人始歸鳳翔鳩工聚材時陝西布政司左叅議汲郡李公奎鳳翔府知府許昌李公雄助修寺之正殿次及前後殿門廊禪堂雲廚咸剔其腐壞代以堅新牆壁加塗塈之功堦墀增砌甃之潔棟宇崢嶸金碧輝煌功既訖躬請於朝仍勅賜大金佛寺額以歸郡人瞻禮晨鐘暮鼓頓還

舊觀今年仲春予適按節行臺上人來謁亟以記文爲請
予知上人素焉乎辭按郡乘寺在城中府治之東僅里許
前元大德元年奉旨肇建當時國師禪師凡十有八皆賜
金玉銀印有差先是世祖遘疾時年三十有五範眞金佛
像一尊賜寺命國師供奉祈福像高尺許其重數與年歲
等寺以得名元社既屋國朝洪武初金像失其所在寺亦
漸替副都綱悟眞住持立與稍葺理爲僧綱司并以前元
國師金玉銀印上進永樂十六年春勅僧錄司左覺義張
達哩麻剌扱就令副都綱善住住持丕統統初繼以副都綱

惠洪雖屢修葺皆苟且補苴類倣相尋嗚呼有廢必興在人亦有待耶今上人以超然高世之資寬平質靜不忮不求佛名儒行何所爲而非善矧遭遇聖天子天涵地育之恩諸中貴名公卿敬信相與之篤與廢起墜易於指掌其賢信有自哉教典興崇宗風丕振上以爲國祝釐下以爲衆資福智燈長燄炯然獨照上人之謂也郡之名勝不亦增重乎用記其事勒之瑱珉以詔來者明成化十二年

張默齋先生祠記 城東南穆公墓後今祠廢碑存 明 郭定 長平人

先生張姓諱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鄭原里人父璉工部

主事以介直知名母王氏先生生有異質頴悟過人弱冠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春中乙榜就趙城訓導或勸其不行者先生曰親老矣禄雖薄猶足以爲養即遣人迎二親以老弗行累乞歸不報悉以俸入送親所父卒哀毁骨立葬以禮佛事一無所用鄉人化之既終喪以養母不起母卒遂不復仕進肆力於學弟子從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遠近悉至天順己卯巡按御史舉提學僉事成化乙酉應天府取典文衡俱不就辛卯巡按御史以幣聘先生攝城固縣學事先生復書且曰畧云古之學者從事

高遠求以明道也今專務辭章以決科爲事學日疎道日
敝僕不能爲也况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耶
往先生在趙城時河汾薛文清公以道學名當世先生與
論性命道德之旨文清深稱之東晉李泉秦州周桂金城
段堅趙英輩相與論學無不稱服先生事親曲盡子道御
子弟以禮法內外斬斬姊早卒養其子教之成立與兄英
同居五十年友愛純篤未嘗有間言居鄉接人雖庸夫孺
子咸得其歡心平生一介不妄取子冠婚喪祭悉依朱子
所定家禮率子弟行之天順壬午關中大饑先生見以樹

皮作食者即䄂以謁憲副王公凱言民貧如此可不賑恤
而坐視其死乎涕泣不能已王公納其言不待報發倉賑
貸全活萬計嘗謁都憲陳公价爲言民有運糧邊方補賠
破產鬻子女至死者甚衆愚民何罪而至是陳公曰我輩
過也悉命罷之先生潛心於易續元會運世自堯之甲辰
至成化戊子以爲午交未運時以爲有所見常自誦曰讀
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眞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
所無負也成化壬辰十月寢疾卒都憲阮公勤高先生之
行欲爲立祠提學憲副戴公珊命通判范君創始於家塾

之左今太守黎城趙君博來掄材陶甓工力悉備再閱月而告成祠堂三楹儀刑有像中外有門繚周有垣瞻仰肅然可供祀事矣趙君乃走幣令先生門人濟源尹進士張掖偕其子宁持狀請予記之弘治八年

梁氏繼世孝行記

明歲薦牛澤　邑人

梁孝子諱鎖字貫之家世鳳翔宣名里人大父曰準鈞州牧也號正菴字叔平以葩經中永樂丁酉鄉薦越明年戊戌試春官登乙榜署山西石州學正姿質清粹規矩嚴肅先之以德行繼之以文藝門人有屢空弗給者恒捐俸以

助且精研醫藥活人甚衆晉入立祠祀之時乞歸養未及報忽聞母張氏訃擗踊號泣絶而復生時永樂某年正月廿有一日也即日徒跣奔喪抵家營葬結廬塋域朝夕哭奠面墨骨立墓前羣烏雲集飛鳴若助其哀號有新植樹甫三尺許鵲巢育雛其上墓側有狐如金有兔如玉鄉里異之明年禮科左給事中胡濙奉勅乘傳遍訪異人仍令錄孝子順孫上聞旌表以勵風俗抵鳳聞其事造塋慰問至再比還奏於朝詔授湖廣鈞州知州準固辭復奏詔勅禮部旌表孝子梁準門閭待廬墓終仍授湖廣鈞州知州

袁倖不管事專一提調武當山各宮觀奉祀神明其戶內子孫蠲免一切雜泛差徭即糧草亦不許派徵如本家無人看守孝坊里鄰有能看守者亦與優免欽此遵奉旌表制終赴鈞半載以哀毀致疾卒於官鈞人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頌之曰生則格神死則庇民云子五曰純曰整曰確曰誠曰信信爲少子治家孝且嚴生子亦五鈺鋼鏆錦錫成化六年鏆以母趙遘疾歲餘湯藥親嘗侍不離側及卒勺飲不入累日既而葬於城北雲臺坊祖塋乃於墓四圍築垣廬其中僅穴一隙以納薪水寢苫枕塊號泣如初喪

時墓竹有開花結實之異塋兆有文雞玉兎之祥服闋而
考終於西河葢成化九年也乃始出廬奔迎歸葬復居塚
上哀痛愈切前後積六載更有巨虵出入相隨若觧人意
遠近來觀者咸羡純孝所感少師默齋張先生先生之沒
亦爲築室於塲心喪哀甚居恒介以持巳惠以及物邑人
咸異重之稱曰梁孝子當道將以孝行入告鎮固辭曰人
子奉親分內事也何以奏爲卒於弘治癸亥十有二月厥
子浹亦居喪循禮正德巳卯太守王公江纂修郡志附其
行於曾大父之後嘉靖改元夏四月詔賜天下孝子冠帶

有司捧檄齎冠帶服色告祀卽瓏榮及其鄉爰爲之記銘曰岐陽梁氏世孝彰聞條葉被澤皃公其孫叔平苦節承恩於君及其次孫志行不羣維其頡頏永昌厥門於戲叔平之孝不可得而見矣而得見於其孫孫之世孝信叔平其不隕 嘉靖年記

剏修岐陽書院記 東郭今廢爲三公祠 明制憲 彭澤 蘭州人

知鳳翔府事任卽王公江涖郡之明年嘗閱郡乘歷屬邑謁周文憲公祠於岐山尋太公望遺蹟於寶雞之渭濱又得召公奭所遺之召亭於岐山縣之南得宋張子子厚祠

於郿之橫渠喟然嘆曰夫自堯舜之盛而至周公太公召公以行乎斯道者旣莫盛於岐周自孟軻氏沒至濂洛關閩大儒以明乎斯道者而岐周張子亦在焉是固孔孟之東魯周程邵朱之九江伊洛考亭也會無祠合祀而啟夫後人非闕典歟乃謀諸寮宷及郡之縉紳耆舊相度於東郭有寺曰寶昌者地形亢爽前拱南山左縈渭水足以爲奉神育材之所且茲寺不載祀典遂撤其佛宇僧舍之半有奇廣計若干袤若干繚以周垣中爲正殿六楹祀周之三公以橫渠配東西爲廡各六楹祀名宦鄉賢前爲大門

儀門各四楹匾曰岐陽書院殿後爲堂并東西齋舍各四楹以司教者居之爲長廊於南者六十楹以處受學者及庖廚之所規制嚴壯甞繕堅緻像設器用罔不精完將上其事於朝而請列諸常祀且擇八屬教官學行精純者以任師道聚諸庠士學有次業者講學於是焉經始於正德己卯夏五月至是秋八月告成正德十四年

創修縣城隍廟記　　明進士周　易邑人

鳳翔城東郭城合圍六里許居民二千餘家中有二郎廟莫識歲月殿像則剝落腐頹左右廊舍傾圮茂草東南文

昌祠西南縣城隍廟俱毀壞矣往來羊豕若無所主者萬
歷丁丑歲晉衢王公來令鳳翔初之任即齋宿府城隍廟
朔望祭祀依太府而進退焉忽思曰國家設立郡縣守令
各祀其神而鳳翔縣獨弗神祀於是撥尋舊基見殿像汚
壞且規制隘僻慨然嘆曰官弗禮祀民無香火壓於府也
乃以二郎神在上城隍神在下未達社稷人民之義何其
舛訛之甚哉於是俯仰地勢宏闊嚴整靈秘坤珍可建城
隍廟請於分巡桑公太府王公二公曰建之乃鳩工掄材
經紀分次見稱鈎灣委棄大木百章申請桑公於是桑公

發俸銀十兩王公亦發銀十兩晉衢公自捐俸銀三十兩郡中士大夫聿樂贊成百姓踴躍趨役選里中良者司獄官李朝忠省祭官梁郡義民官李登光耆民劉璽曹士光陳巳德田琢董厥事中書示勸篤謀務成於萬歷六年六月二十日肇工築墉基二百丈立正殿六楹中設城隍像獻殿四楹寢殿四楹川亭五楹正殿東殿四楹曰子孫聖母正殿西殿四楹曰五瘟使者迤東南下廊舍十二間迤西南下廊舍十二間曰各司閽君左鐘樓右鼓樓二門四楹門東南隅各牆圍殿四楹祀文昌君門西南隅各牆圍

殿四楹祀二郎神大門四楹木坊一座四楹三空題曰鳳邑城隍廟自正殿以至門坊而體制而繪塈而級而隅而榮而序備矣偉乎郭城之壯觀也至次年十月二十五日工務告完於是朝忠等詣予請記吳峰周子曰正典崇祀豐功偉勲非夫離俗玩道英特警悟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寘揆遠寄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晉衞之建廟也上有以倡導下有以承藉不費帑藏而工舉不竭民民力而告成蓋所以禮神者必有所以安民者矣讀晉衞鳳翔事宜册如議站銀等篇皆興利除害仁慈生心苦節

根性才華賦天不然民心厭棄神其吐之矣孔子曰我祭受福此之謂也夫古今豪傑垂功名於竹帛者多矣予獨以晉衢爲難能也觀風君子若引而畀之重權蕭曹丙魏之業豈足道哉今日令鳳翔者乃經緯之小康未可以料量晉衢王公也然斯廟也又令中之緒餘耳鳳民歲時伏臘祀神以篤祜王公也爲使人頌其義於無窮哉於是記之堅砥王公名明汲字原偉號晉衢嘉靖壬子舉於鄉年方十五歲識者稱奇童云陽曲籍京都人萬歷七年十月

重修郡城隍廟記

明郡守張栴安邑人

聖人神道以設教令甲天下郡邑咸得廟祀城隍鳳翔舊祀城隍神於城西北隅蓋寒門懸關鬼谷之區崇陰義也古有殿五楹龍從矗矗父老相傳二百年餘矣殿之前爲今首殿不知剏何時香火肸蠁於斯焉在而古殿年久寖頽圮余暨寮友王君軫韓君洪祚縣令李君榮展謁之神之尊嚴而上者穆穆然冠裾崴崴然垂髫胥而侍者闇易嫚嫚然簪筆而盻者或喜或厲眈眈然邪右鬼鬼露肘攉筋衣貔豹而立若擒若掣若咆哮而怒若躑躅而訾備諸恠狀得未曾有大都俶儻瑰琦殆非近世塑匠所能使謁者

敬悅神悖毋不敬忍視斯殿頹圮安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且斯一殿也昔胡以肸蠁今胡以頹圮興廢之感神人將無同乎是惡可已也僉曰然巫蠶踞而請曰下里之俗刲羊輸葦於廟歲得葦若干計三歲之積若干請之官籍而存之貿得眥若干是先郡伯趙公諱光大未竟之意也掌其籍者任持丁曇童其事者里老薛豆景際魁董治民也今幸累居積爲錢穀費爰以庀材鳩工倘興斯殿歟余曰允若是亟興之始營於今歲之仲秋越三月落成殿爲楹五仍舊若上而棟者若下而宇者欑立叢倚連卷欐桅

踈櫺四布崔錯幡纚神之諸像咸飾金碧繪而陸離視昔加煌焉夫殿以神立神以殿崇謁斯殿也而如臨有赫不有洗心祓志以承神庥者乎又不有面赧背刺心口自語改玉改行蘄免神誅者乎上士以此神明其德而次亦兢兢於冥司之禁云神之嘿贊教化豈尠也則斯殿之興惡容已哉是爲記萬歴三十九年十月

改作南門記

明進士劉九經郿縣人

按禮諸侯之門制有皐有應有路天子則加庫加雉然見於春秋及孔子家語魯衛之國亦有庫有雉或謂以褒周

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在雅之緜古公亶父徙宅於岐作爲宮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本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朱氏傳曰伉言其高也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正固詩人之所善與自秦罷侯置守則今之郡乃古諸侯之國而鳳翔又岐周舊邦也於全陝當爲壯郡獨人才出自科第者邇來益寥寥焉何不逮古昔甚乎說者謂府治前甕城門舊南向而今東也文廟前舊有小南門而今塞也以是故耳歲己酉冬十二月會安邑楊公黃岡穆公俱以天子直

指使者按部鳳翔垂意文教謁廟視學横經校藝用作士志一時士用丕應咸瞿然顧化則以前說請謂改而之舊便維時憲司南樂李公以行省分守陪從實贊厥議皆報曰可而總其役於倅守巫山姚公俾底成之自三月經始迄今為仲秋八月財不干帑役不擾民通力勸相工競吏勸凡五閱月而告成李公以予為同年進者又移書徵文為記予即不習堪輿家言間嘗反覆於緜之雅矣蓋周公追述先德告戒成王其前七章言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後二章則言文王因之以受天命故其詩曰肆不殄厥

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矣

又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至文王一詩則專述文德用戒

於王其三章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葢自大王宅岐

肇建門墉有周風氣漸開故一代人文丕著文王得以攸

寧然曰世之不顯則長育作成非一日矣棫樸不云乎芃

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言人才盛於棫樸

惟薪槱所用故辟王在上多士咸趨之葢地之美者善養

不君之仁者善養士則世以人才歸之風氣不爲無謂矣於時在位鉅公僉在容民畜衆討先興賢育才聞斯行之不憚改作甚盛舉也記惡可已竊以爲府治前城門南向取周行直達俾勿迂文廟前再闢南門取崇文麗正俾勿壅推斯義也豈惟門哉誰能出不由門何莫由斯學也諸士生當岐周聖哲之里又承二三鉅公改作之盛知聖賢可學而至豪傑無待而興必當一意講明正學不爲流俗所沉溺學道愛人立達與俱一旦應舉不變塞焉則取以疏附而是取以先後而是取以奔走禦侮也而是眞儒作

用與世俗宦達自别於以楨國寧王視思皇何遜焉若猶未也則不特科第稀少乃見乏才便令人精舉業魁名萃集吾郡以此徼時俗光寵誇耀閭里則可然不能濟世務而興太平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夫豈諸君所爲改而興起仰副在位鉅公者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科第何過過在阿世媒利耳此在心術隱微閒而人不及知者故戒欺慎獨聖門屢以致意而嘆剛者未見也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何以哉亦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說在孟子之論大丈夫矣是集義所生

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世固有家修而廷壞者豈有家壞而能廷修者卒彼周行以正勿迂惟在今日願與君輩共勗而繫之銘銘曰維吾鳳翔彼岡矣岐文王生此多士濟濟鳳凰鳴矣于彼朝陽無競維人德冠三王我儀圖之今胡不然望不及他科第聯翩於昭鉅公時邁其邦何以禎國姽彼思皇爰究爰度風氣之故談言微中厥亦有素載闢離明爰復其處正焉勿迂通者勿錮豈惟門哉敷時繹思夫道若路何莫由斯聖非絕德文王我師翼翼心源文不在茲譽髦斯士無小無大九鼎十鼓羅列岐下今皇神聖

民莫是求望道未見誰哉分猷棫樸薪標西土是道誰爲
詒者上臣所留萬歷三十七年

創修尊經閣記 府儒學內

明進士 朱堦 固始人

夫士民之標也文士之雉也雉彩所由振則風實鼓之顧風難言矣天地間漸靡成習者爲風俗動盪成聲者爲風氣凝結而成質者是爲風土土載氣氣乘俗而文則濬於土與氣之中者也鳳郡歷商周秦世爲天下雄其苞孕厚其發洩自宏所從來久遠故我國家成弘嘉隆間人文蔚起會解聯翩稱隆盛已邇來文明之風視昔稍遜郡守趙公

以部郎治其境慨然以作新爲已任謁廟畢視兩廡傾圮檄屬議葺治之復進二三僚儕及博士弟子員廉所爲沿革狀别駕姚公進曰凡物理宜陽鳴而陰肅城北懸鐘鐘金屬也司鳴居北陰向毋乃不可乎司理楊公進曰學宫居東南隅於先天爲兌兌爲澤澤宜下其應在西北於先天爲艮艮爲山山宜上今而前登後下則水高而山卑矣山可使卑也歟哉博士弟子員僉云然會茶台王公按郡詣郡庠公因乘間以兌宜下艮宜上爲言遂議建層樓於其後茶台可其請於是下令鳳翔君爲之董厥事焉用是

偏者移之直者挽之塞者通之經始者因而營度之督民用衆者復稱食而餼廩之民踴躍歡趨不越月而事竣請命名於公公曰名以尊經蓋世風之變則人心爲之也欲淑人心莫如反經經常心亦眞心也心之無膠處是謂易心之無邪處是謂詩心之無逸處是謂書心之無毀無譽處是謂春秋心之無偏無忤處是謂禮樂其情則喜怒哀樂也其德則仁義禮智信也其發於事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其著於用則吉凶悔吝者之可以極深研幾也形骸性情者之可以收束蕩滌也民風政事僭竊者之

可以通達勸懲也經之所係鉅矣而可弗尊也耶學者誠顧名思義由經以會心即心以明經將吐詞爲象爲文而濟濟多士其所經緯所節宣眞與麟經爭烈矣矧提撕化導誾諄諄反經常淑人心心薰而成俗俗盪而成氣氣摩而勁者調躁者靜戾者和且平士不以人易也哉異日入其國而膴膴然而雍雍然而熙熙皞皞然棫樸薪槱寧得專美於古耶公嘉惠吾秦士者洵鉅且久非誌不朽恐後有沿流而忘源者爰勒石致頌頌曰維岐之陽丹鳳徬徨苞羽耀彩振我飛行厥功崇高樓臺煌煌厥澤淵深河泉

洋洋厥聲宏駿鼓鐘鏘鏘我報如何世祀無疆萬歷三十六年

君子亭記 東湖宛在亭南今廢　　明關西道張應福魏縣人

鳳翔郡城外巽方有湖宋蘇子八觀詩載之迄今已數百年興廢湮築不知其幾矣頃予來巡察關西圖慕蘇子文學政事得考究其往蹟滄海桑田惟是湖尚在規模湫隘無復爾時風物之勝湖南閑田十數畝中有基丈餘殆前人所欲爲而未竟者予因建亭其上北面是湖湖有蓮盈二三畝餘三方植竹萬竿翠蓋紅芳搖金戛玉岸渚交映良足怡懐亭旣成客有携酒而落之者遂請其名予曰君

子哉客曰何爲其君子也予曰夫蓮花之君子周濂溪嘗言之劉巖夫植竹記亦以剛柔忠義數德比於君子斯亭上下四方罔非君子獨不可以君子名乎雖然蓮之爲君子也夏秋之交亭亭之節不染之操盛矣美矣及夫秋老霜嚴草枯葉脫盛美者不可復見惟是竹也方赫曦而著蔭遇怒風而不折歷霜雪而嘗青小之可以備笙簧唱和於廟堂之間大之可以爲簡策永存於圖書之府蓮固不得以擬之於戲蓮花乘時效用之君子也竹則始終全節之君子也君子之處世因時以有爲久暫而一致斯無愧

於二物焉耳孔子嘗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予亦謂人之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物之君子者斯可矣夫物之爲君子尚爲人之所願見況人之爲君子乎客肅然而退遂以名吾亭而鐫之石用垂不朽云萬歷年間

重修縣學公署記

明進士　袁應泰　邑人

按鳳翔郡古右扶風地縣學建自宋元舊在縣南洪武四禩徙縣東北六禩遷府學右自正德十四禩郡守王公諱江者一重修之百餘年來堂楹齋舍傾圮久矣邇者尤甚

李公三晉名家公先大夫由進士守淮陽郡治行爲天下第一公能世其家博學宏才海內稱文章宗匠出宰百里初試鳳翔甫下車進諸生知學宮狀懼人才放失卽欲起而新之會邑値衝疲時逢饑饉百姓待哺方急豈得土木先撫字於是勵操持裁冗費清僞役復逃亡安流移給牛種墾荒田建社倉廣儲蓄葬枯骨施藥餌輕徭薄賦平獄緩刑一遇旱荒籲禱蠲賑至忘寢食學校更爲加意還冷局之馬價周匱乏之婚喪勤考課時廪餼建奎星樓濬文曲水三載考績四民尸祝兩院交薦行將報政天子乃出

贖鍰備物料選匠役餼卒徒計緡於官因工於傭地方不知有興作事歲壬子三月經營七月告成堂宇齋舍門坊牆雉翼翼噲噲巍然巨觀將必有豪傑士崛起于問學博問記用傳不朽余曰爾師爾弟子員抑知國家建學與李公修學之意乎遡觀往古有司徒胄子之教而後能獲眞才漢設博士於太學詔郡國增學官舉孝廉故其治爲近古明興教先德行文斲返樸詎不追往古而陋西京哉自教衰學敝士以飾章繪句爲匠心以入耳出口爲捷徑甚爲元虛鑿空之詞而先輩渾厚爾雅之氣漓矣如國家建學

之意何嗟乎文王周公非此地產耶孔明橫渠非嘗出師講學於此地者耶乃今遠不逮古豈惟二三子之羞當官者與有責焉公之修學也若曰修學宮不如修學政修學政不如士子各修其身蓋望爾師以古先聖賢訓士爾弟子員以古先聖賢自待處爲修士出爲純臣庶不負今日修學意若師不知教弟子不知學鈎奇詭以倖科名是猶新櫝而忘珠老耳天下國家將奚賴焉噫此胡可令文王周公孔明橫渠見耶公之意恐不其然爾師弟子員其共勗之萬歷四十年

重修縣學公署記

明進士袁 楷 邑人

嘗觀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萬古昭明無舊亦無新也而外此則不然物有毀也而成因之器有垢也而滌因之人心風俗有漸染也而濯磨因之皆新新不窮之意也古今來何物無舊何刻無新傳曰不有廢也誰能與之新之時義大矣哉而況學宮乎鳳翔縣之有學其來舊矣門宇堂齋不減於昔而歲月遷流風雨剝落漸致淪圮且學宮之後有敬一亭亭有肅宗皇帝御製碑先是因創奎星閣以培風氣並豎焉無何閣毀而碑與俱仆者數年會邑侯蘇

公來尹茲邑甫下車以學前坑窖有傷文運請命於道尊王公太尊杜公何公廳尊龔公王公僉允塡補侯遂督工補修已而見學額碑仆侯復慨然曰豈有學宮可以如是者乎起而新之皆吾事也獨無奈年歲祲歉流迯爲難干戈擾攘無處無之侯旦夕拮据日惟以賑救生靈區畫禦迯爲安寧計幸而歲漸稔民漸甦迯漸寧遂捐俸若干穀然以重新爲事首竪御製敬一碑亭餘凡學宮之頹者植陋者緝蕪者塈傾陷者培補自門字堂齋以暨衙署靡不煥然始事於崇正巳巳之冬告成於庚午之春學博章郭

諸君暨闔庠諸生等問記於余用傳不朽余曰爾諸生亦知侯新學宮之意乎夫言新者莫如易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甲者日之始事之端也鳳翔甲第湮晦六十餘禩則蠱而新之是在今日乃巽之九五爻辭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皆其變更而獲吉者也嘗試合兩卦之辭而繹之凡事有一不待更新者乎人事作於下天道應於上諸生試覩學宮之鮮明顧名而思義見博約之齋而文禮可任其湮塞乎觀明倫之堂而五倫可任其晦昧乎宸敬一之箴銘而視聽言動可任其闇曶不光昭乎人事新

則氣運亦新學業新則科甲亦新六十年來湮晦光景重煥於今將紹明孔子之道不其在斯歟諸生唯唯曰上有好者下必甚侯既以作新雅意修明學宮吾儕不爭自濯磨其何以副今日之盛舉於時文章事業彪炳一時遂應庚午鄉薦者兩人而繼辛未之鼎盛者有勃勃莫可限量者侯益暢然喜謂今茲之役果能上下相與以有成也侯緜竹人魁已酉諱夢蛟開誠禮士迥異常格且其學宮成而虜患息若昔魯人頌僖公謂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其事適相脗合者是應勒石以垂無窮余故樂爲之記崇正三年八月

創修試院記

明孝廉 程雲翼 邑人

興作非得已也故有創目前可喜之功不足垂百年君子不舉焉卽功可百年而或需歲月費不貲君子亦不舉焉何也利不百不輕變害不十不驟易可與樂成而難與圖始民情大抵然也若夫所事極其簡約收功最捷而垂裕久遠如太守纘聖王公建修試院之舉非有開物宏才恤民至性灼見利害之源圖畫百年於掌上者孰能與於斯哉且試院何昉乎曩昔學使者按臨之地相沿搆木爲宇結席爲棚雖粗蔽風日而陰雨淋漓之患士苦之征繕催

呼之擾民更若之自弘治中葉邃菴楊文襄督學關中念士民之苦修試院於長安拔士之尤者肄業於其中暇則羣聚講學號正學書院然惟省會有之他郡未有也嗣後學臺累檄各郡會所皆倣此以惜民費一時遵行營造者亦有之而鳳郡卒未有也閱萬歷戊午郡守芳揚沈公不俟僉謀鋭意建試院於文廟之左爲慮良深士民到今俎豆邇來兵燹紛紜冠蓋往來如織館轂斯所者蹂躪而又且蕩燬焉則嚮昔試院之蹟求其破瓦頹垣而不可得及學使者至首飭試棚騷動八屬百姓剜肉醫瘡竭筋力以

充公家事竣則百不得一耳非飽胥役則化爲烏有矣弊日滋甚苦日相尋小民促生之事非一而此尤彰明特甚者也王公下車慨然以閭閻休戚爲己任百利具興纖害必滌岐陽三輔間業浸浸有起色矣偶詢及試棚瀕其興廢之由曰嗟乎昔人易席棚爲屋瓦甦民困也今屋瓦廢而復蹈陋規民益殆矣誰實司牧乃重困此一方民乎但動大衆者分營之易爲力併營之難爲功與其彙屬邑之材力責成功於首邑孰若屬邑各營其材力鳩工庀用之省且便也於是經度布算已定呈請守道陳公轉請撫院

馬公皆可其議凡屋若干匠役之用若干衡州縣役上下而輕重額之其爲制簡便周至卽桌凳之繁瑣稽數千餘期整飭堅緻他可推矣以故衆必競勸計日報竣費半昔人而功十倍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翼嘗謂不精義不能入神不入神不能致用公其有焉昔楊文襄由學憲入贊機密相業爛焉況芳揚由郡守入典太常尋擢銓宰清操介節昭昭在人耳目皆能洞悉民隱剏修非常一勞永逸與民休息今王公循績久著至德造作人尤爲懇切鼎新文廟美宮粧煌立會課士文風丕振又置資治通鑑

四書五經大全孝經武經諸書藏之學宮美政未可更僕數而此特其一端耳行將進秋卿輔炳烺史册與楊沈兩公後先一揆矣故曰待其人而後行正待此開物宏務之人也是役也肇畫總理太守王公襄贊觀成別駕葛公司李周公鳳令董公及各州牧縣令而終始董率不憚勞艱不避風雨者則教授陰君坤生也落成而勒石以示永久而陰君適來問記於巽再四辭之不得敬撮梗概勉綴其辭俾後之君子知前人締造維艱軫民之意如此其懇且周也以似以續遞行於無窮其亦政教之一助云 順治十三年三月

重修文廟記

明進士袁楷邑人

夫師之統烏乎始哉唐虞以前無徵不信不可得而考也帝堯克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契敬敷五教皆師也故其書曰師汝昌言曰百僚師師彼其君臣上下皆師也而師不必有定屬武王曰作之君作之師故君非師不親師非君不尊君而師尊且親矣然惟亶聰明之元后獨任之於時師之統則在上不在下春秋以降政教淩遲彼其殘君父如弁髦而何師之有於是師之統上下無聞焉漢以後受命作君者代有英辟試語以作

師必謙讓不遑匪惟不遑抑不敢乃尋推尼山之匹夫爲
彝倫宗主雖天子執北面師事之禮惟謹然後師之有孔
子如天之無二日民之無二王至於今二千有餘年若一
日師之統乃定於一歷萬古而不可易故自京師迨郡國
遠及邊徼縣道罔不崇其殿宇修其俎豆蓋代有興廢而
禮無棄墜吾郡文廟在府治東南往崇正壬午夏文廟儀
門燬明年冬劇賊李自成入關中又明年京師失守
大清王中原有司秩祀典如前代然文廟薪木毀傷棘生殿上
梁木壞於頹垣講肆混於馬隊如是者十年於兹矣分守

道李公下車祇謁徬徨心怵大懼宮牆墜地以爲斯文羞急議鼎新壬辰夏知府王公尹茲土曰茲役弗肩時予之辜卒知縣蔣公縣丞李日芳教諭雷釭王訓導賀紹美張懋興齊聲賢及邑之士大夫若而人僉謀廟中曰茲役也匪曰小補實用大作首任人庀材次之僝工又次之僉曰李日芳諧日芳遂自矢終厥事廣文諸君僉擇弟子員某某佐之或司出納焉或察勤怠焉卽卜吉矣作堵矣牆之上者甍矣楝之撓者隆矣覆之瓦矣且鎮其甍矣丹其楹矣朱其戶矣正殿功竣乃營兩廡如殿營兩門如廡文廟

之功咸竣是役也帑不支一錢里不役一夫如人家自搆一屋廬其鄰里左右第後其觀之壯麗而已成之神速而已至於木石費幾何丹灰直幾何餱糧何出傭募何繼其鄰里之人咸罔覺也先是估金動以千五六百計今費且半而功則倍之惟任使得其人而竣事遂不日也落成爲順治十年二月初十日越十日丁未安先師木主舉祀事如禮訓導賀君齊君率弟子員請余曰惟茲大作豈曰小補需先生文之余曰夫新廟之意何居曰吾儕由一命迄登公輔無不由茲廟也以此役也其庸有報志余曰是

固然矣然而其意也私曰府縣兩庠自壬午以後聽鹿鳴者寥寥山川不殊風氣爲咎此役也其庸有類應余曰是固然矣然而其意也狹君不見日者上丁有事於廟乎太守夙夜惟寅執事肸蠁如在牲肥腯酒馨香其未薦也顒若其卒事也莫愆諸弟子員六七百人凡在廟中者肅然如覩溫良恭儉讓之輝光焉諄然如聆文行忠信之四教焉問壬午以後祀事有諸乎葢廟貌新則耳目易耳目易則寅畏生寅畏生則嚮往切嚮往切則效法殷夫使人皆效法孔子是則新廟之意端有在於此也且所爲效法孔

子者豈如今誦其遺經爲魏科尊官媒耶古云三不朽稽
古克兼惟孔子一人學者得其一卽堪不朽是則效法之
意端有在於此也昔者願學孔子之言始於孟子彼其居
甚近而世未遠何殊見知宋有周程張朱諸子去聖人千
五六百年其人則異矣明有薛胡陳王諸儒復後數百年
其人則異矣皆入聖人之室升聖人之堂彼所謂豪傑之
士今之列祀兩廡者其人也豈非效法孔子有爲者亦若
是與寧獨使君新廟之意有在於是卽歷代欽崇之典不
亦職此之由歟予曰惟李公王公有功於斯文詩不云乎

奕奕新廟君子作之賀君齊君曰惟先生之文善言新廟之意詩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乃復之二公而鏤諸碑

順治十年二月

重修關王廟記

明孝廉党　永　邑人

余嘗讀三國志見漢壽亭侯之事昭烈者義勇絕倫未嘗不三復歎也夫當靈獻末造炎精欲熄而曹操者奸雄葢世者也稔惡無將窺竊漢鼎而昭烈葢帝室苗胄也顧念皇圖隱切宗祊雖無密詔猶欲誅曹况詔之耶及董承事敗謀不果誅則操欲誅備猶腹心之蠹也計必撲滅斯鼎

可堅據耳夫備人傑也葢負覇王之畧而能甘原廟之毀
乎故奮臂徐州昭揭漢幟義植赤帝之簴也存本之思也
當是時卧龍未起孤君新造其所以羽翼昭烈犄角曹瞞
進退周旋不避艱險則惟侯與翼德耳侯謂許身昭烈也
豈誑言耶及操獲侯於下邳優禮羈縻謂可用以滅備然
白馬報効横槊歸漢雖操之鬼蜮亦知義之侯何爲者也
夫侯虎視天下者也其委事昭烈欲翊戴漢室以光帝業
也恨不誅曹耳肯爲曹用耶葢至於赤壁之勝庶幾乎發
舒英雄之氣矣控制荆襄威振華夏操議遷許以避則侯

已懾操之魄侯豈畏於人者耶惟時漢道有可興之幾而侯之所以輔昭烈亦庶幾次第可觀已彼孫權者操黨也恐其併已而詭以襲侯侯斃而漢事乃去此千古遺恨也君子曰操漢賊也孫權尤真漢賊也其說是矣而槩謂侯輕敵玩寇也固然而豈其盡然耶嗟夫當長陵氣消卯金運替四海鼎沸妖氣煽宇豪傑之士皆竊附奸雄以苟於時無有義嘘漢燼者雖以荀氏攸或且委質於操而不以爲汚况他耶獨侯之於斯忠憤激烈非昭烈不事蓋與孔明同規其趣向正矣較諸文若不猶神龍之與蝦蟥乎嘗

觀辭操之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察其用心直欲與日月爭光類非健將能道者是於君臣大義蘊藉春秋其識達矣宜乎其英風勁節視權操不啻鬼魅而不與之同倫者也故周瑜嘗謂孫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得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蛟龍之喻非諛也葢畏之也瑜可謂畧識侯者矣彼陳壽者謂侯以驕而致禍是以瑕議玉管窺天也何足知侯哉故鼎峙之業昭烈所以綿漢祚者侯將而武侯相也亮明於治國而爲相侯勇冠三軍而爲將其所以不能恢復者天也非將相之咎

也而世顧以成敗論人也殊淺淺耳歿於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迄今千四百載而祠宇遍天下蓋侯之忠義貫天下古今故天下古今以忠義祀侯非偶然者若權操輩雖以狡詐割據一時而忠臣義士展卷瞋目其視侯爲何如郡舊有廟在城東門內日久而敝鄉人楊維輩好義人也醵金而新之廟貌旣成用刻余文 嘉靖年間

重修縣學公署記　國朝明經程上瑞 邑人

鳳翔關西首邑古右扶風地其民敦龎其士質靜縣有學明初建於郡城西門內後卜吉於郡學之右門堂齋廡規

制寖微迨閱歷滋久繕修弗繼兼以兵燹迺來宫牆堂室日就傾頽太守于公邑侯蕭君下車於軍興旁午之際視學日目擊茂草無以副朝廷養賢育才之意因嘆曰首邑膠庠上之所以立教下之所以成德其為政體之重且大莫有先之者可聽其傾圯而不加修葺乎遂慨然捐俸購材木置工料還質諸關西首藩劉公又申詳督學葉公撫憲杭公咸可其舉爰鳩工庀材筮日舉事其董理則署教諭舉人蕭城徐君流金其告成則署教諭舉人富平仇君延祉凡湮者濬之蕪者芟之湫隘者爽塏之繚以周垣望

如引繩若明倫堂若大門壯麗崢嶸若師舍若齋廚比次嚴整將數十年廢址一旦修舉而午未卽鄉會聯翩詞林蔚起猗歟盛哉多士佩戴于公蕭君之德之功徵余爲文記其顚末余既不敢辭然余於學之修有感於士之學也夫區其齋房立之師傅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葺其敝壞新其圬墁給其匱乏警其弛怠是有司者之修學也均非士之爲學也士之學學爲聖賢也道德以爲地忠信以爲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爲垣牆六經爲戶牖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措之於

外而無所不統該也一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
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殊是故學期於聖賢他
日出爲世用將廟堂獲得人之報生民食大儒之福斯無
忝於爲士矣況多士生遭文盛之世躬逢維新之學其觀
感興起必不屑以凡民自處而以聖賢自待者行將忝忝
起也若止爲苟取功名之階實緣利祿之梯所謂學無負
於士士有負於學矣何以稱郡伯邑侯德造作人之美意
哉願多士共勗之是舉也鳳郡同僚樂贊成者通判濟南
吳公滋陽韓公經歷江右余君國章司獄鄞縣陳君繼顧

縣丞趙城高君尚典史旌德田君生玉協鎮都門許君捷城守守府德州蕭君維晉屯營都司王永正並得勒石康熙十六年七月

重修宋橫渠張夫子祠記郿城東街　國朝太史李因篤富平人

漁陽曹太史來守雍郡之明年疆事既寧時和歲稔乃召佐吏凡事之有裨於民者振舉維序而首割俸若干繕葺張橫渠夫子祠蓋先是公涖任之初齋宿謁聖廟次拜祠下詢其日圮也又肖象某某守宇於旁楹守宇雖賢不祀官祀地新鬼人故鬼去非類而附不以居歆矣爰撤爰煕作

承用安卜牲練日將大會邦人落之適因篤至自荆原授簡使紀厥畧敬述公意告多士曰關學之興肇端張子文武周公而後西土言聖人之道者莫之能先也夫子殁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歷七百餘年而始得周元公倡不傳之遺緒河南純公正公皆親受業拓而大之而張子爲二程中表尊行首撤臯比力相推挽徽國繼起遂集大成蓋自是內聖外王統合爲一天下之言學者論地則四論人則五四海之廣千百世而遥較然於此心此理之同循循知所依歸卽孔孟復生不得有異議何者出乎仁

則入乎不仁故君子愼之也往嘉靖末姚江實本鵝湖樹幟良知彼天資既高危言駭俗又負大勳於當代據建瓴之勢號召其徒聞者如飲酒中狂趨之惟恐不及而吾秦高陵三原爲經生領袖獨恪守傳註不變於斯時也關學甲海內嗣則孫恭介溫恭毅皆比老畯服田弗敢畔於先疇而耰耨之功長安馮恭定尤著溯其源委以張子爲百世不祧之祖諸賢各自繩其小宗而彙几筵列俎豆亦一而已矣夫張子之祠學宮通之天下西安祀之國而鳳翔又鄉祀也愈近則愈親祀之宜專禮鄉大夫之賢歿而食

於社況大儒崛起功在作述者乎且今之言陸王者吾懼焉百家之說明背聖人其邪正易知也周末楊墨充路孟子辨之不遺餘力而僅勝之今援儒入墨陰勦內典希微恍惚莫可究詰而閒摘語孟中有爲而發者借作門面揣其意固自寘於象教而聽其言仍不離乎聖賢程子所謂彌近理大亂眞學術人心幾於漁矣漁之家曰格廟撫周原之故地崇關學之大防以翼以嚴俾流蕩忘返者聞風而自止使君知所先務繇此納之軌物卽漸復西都之入文非難也公名鼎望字冠玉號澹齋順天豐潤人順治十

六年進士以高第擢庶常踐刑曹出爲新安廣信太守康
熙二十三年補扶風郡是用勒石肅告來哲併綴迎送神
辭三章屬所建義學童子歲時肄之侑享廟中其辭曰

迎神

羲始畫文爲篆闢鴻濛何爍爍天水左卷阿畔闢之疆益
可按燼彼秦徽於漢誰揚之獲壯觀清河公啟西幹太白
陰横水岸濂與洛匯清瀾起同時相導贊奧紫陽遺言半
寥其輝旦復旦誕有鄉神不散閡求者增煩惋爲公歌歌
且歎怙垂靈無我難

降神

公出自南浩流洋洋白雲被野蘭芷爲粱文鯉來駟赤虬

上襄騰吳挾華乃矚其疆我車脂牽旌旆孔揚瞻彼嘉液

倐紛於堂公儼在上愾乎如旁心之震憺駿奔靡康牲皆

握角粢盛用香惟桂之酒若椒以桊庶公安留𥪰坐肆芳

爾言東序聿著西序士曰公廟公曰我鄉温何穆穆逺兹

八荒公嘉虞此潋中集觴沛施神怙昭我周行

送神

公驂兩螭何蜿蜒雨裔裔來雲娟娟擊鼓簫東軒雷以淵盈

階佩服相鮮妍蓀芳藻麗爭持前墜落滋華如縈泉取飲公馬聲喧闐蛟鼉盤廻卧正堅滌觴重起同攀牽公愛我人爲留連展詩童冠鄉少年樂樂其所生之天徘徊桑梓胞與然公知我知覺我先抗聲清歌差比肩充列灑掃皆能賢澄暉晥晥方高懸偃蹇靈輿都且駢列陳以豆或嘉籩膏聞鄰沸吹紫烟南山有哲翠微巔風捲怒虹垂大川霧豹長驅離哉翩黃昏昂首四四筵如澠之酒殺如岍願復進公公含旃公未醉飽馳何遄水波其興鳴潺湲公無困我遽言旋留公不得泣涕連我饁我耕絃我絃珠琴右

鼓爲昭宣康熙二十五年七月

剏修準提庵記　國朝孝廉尹贊甲邑人

釋氏書汪洋浩渺似列子而虛寂過甚儒者弗道也然其離相歸宗明心證果直使天竺三乘與杏壇心傳函關玉軸並列三教垂萬世且不朽焉是故光之現也在周像之來也在漢迨五葉同莖而教之大行也又在蕭梁不獨省會郡縣梵宇連雲浮圖接日即窮鄉僻壤罔不建叢林奉道場而皈依之歷唐宋元明迄今千餘年如一日也西京爲周家舊邦文武接踵周召比肩衣冠文物之彪炳辟雍

鼓鐘之丕振遠軼鄭衛而四境內古刹之載郡乘者不啻
星布碁列獨佛母準提之庵徧府治中外未之有也僧元
來姓史諱俊籍浙江檇李蓋世家子弟也弱冠負才名梓
里縉紳咸器之三考竣授岐陽典史涖官十有三年清愼
自持口碑載道嗣謝事東歸厭塵囂牽纏披剃沙門蓋欲
從蒲團上尋本來面目方之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一
班胸襟非徒托鉢募緣了此餘生而已也癸丑秋酬峩山
舊願杖策西來道經敝邑邑之童叟喜其來惟恐其又去
相與垂涕挽留而郡守楊公邑侯武公兼爲捐輶遂卜基

於儒林巷中出私篋數百金𠭊修準提菩薩庵一座正殿
五楹中塑準提像絢彩莊嚴傍列觀音地藏二大士層樓
曲檻備極工巧殿之前左右廊房各三楹凡四方冠蓋豪
遊者數假榻焉廊之前搆一圓門門之外東西僧舍如廊
房數中則接引殿西則三元宫前修關聖帝君殿背塑韋
陀尊者持杵拱向作頂禮狀越十年而落成規模宏敞殿
宇巍峩準提名勝與金佛普覺並爲郡中大觀而上人亦
借此曇院長春作卓錫久計奈今年古稀有四筋力倦勤
情懐首卯紳士者舊叅夙契者僉云上人有如此大功旬

餘戒途與我輩永別弗立之石以傳久遠是沒人之善也余曰上人脫功名富貴如敝屣逃乎名也逃名而復立石以表其名恐非上人意但杠梁道路有能興廢舉衰出數緡作功德者尚竪碣以刻姓氏況心施財施兩全如上人者乎遂悉其始末而壽之貞珉是爲記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

喜雨感應碑　國朝進士朱　繡　邑人

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遍天下太白亦然太白於位爲金於水爲毋爲關西鉅鎮其雲行雨施使民飲和食德習而安焉忘帝力於何有自宋蘇文忠公來佐是郡以雨名亭以

亭誌喜秦人於是歲輙以雨爲喜矣又明太守沈公步禱
太白輪未廻而雨沾足秦人於是旱輙禱太白矣南太白
在郿其爲山也高峻摩天絕頂爲玉帝閣靈湫有四北太
白在鳳其爲山也小而殿宇湫池一如南山狀甲子夏旱
魃爲虐流金鑠石我二千石曹公甫下車以公務入青門
韓公曰是余之責也夫遂焚香齋戒肅誠告天三日而雨
降旣而亢暘如故連月不雨民擊鼓鳴鉦哀號籲請曹公
立壇城之西率寮屬晨夕步禱引咎自責公則復立壇於
橋頭村不蓋不乘禱無寧日復與民約給汝糧求雨於南

山余詣北山而親禱焉七月之朔步自東門見民襁負逃
散皇皇然乞食於四方者公涕淚止之是夕宿山之半詰
朝素服芒屨曲徑崎嶇攀緣而上與鄉之士大夫及兆庶
匍匐請命哀號之聲響動林谷其時泉已涸而忽湧卉無
花而飛香民皆曰神應矣公之誠驗矣而乃挈水至橋頭
曹公已恭迎於路不三日而一郡大雨不五日而雨遍關
西更可異者凡公禱雨經過之所如橋頭村前後聯絡諸
處而雨尤甚一似其雨若為我公私者實不可得而解也
嗟夫無是雨不特無今歲之秋種抑且絕來年之夏麥其

於民生豈細故哉維天眷德維德動天天地有化育而至誠能叅贊之陰陽有休咎而在位能爕理之理固有然昭昭如也其或德凉不能感召遂謂視天夢夢以自文其過者亦昧於理矣我公治郡五載於玆嚴明正直勇於爲義如被困保寧卒能調劑軍需餉騰士馬及折獄會府片言之下庭訟翕然長安父老早已豐碑誦德載在貞珉公名北城號溥菴戊子歲進士東魯滋陽縣人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

國朝郡守王俊三韓人

重修文昌祠記

天人之理合則同歸於一致分則益見其多岐稽古諸今

有必然者非臆測也事之由創而成由廢而興天未嘗故遂其功而物之由新而故由久而廢天亦何爲而獨任其咎自任事之人不概見舉凡事物之廢興成毀悉諉之天於是人力斬而天心厭將見故者愈多廢者愈不起良可歎已岐陽城內東隅有先師文廟廟之左有文昌祠前之人所以祀文昌者以神能翊文運振文風也然斯祠一鼎建於萬歷之庚寅一重葺於崇正之丙子非天特出其神功鬼斧雨粟雨金而幻爲瑰異及鞠爲茂草蒐作鳥鼠之穴又非天有疾風迅雷摧殘剝蝕以致此是皆人爲之耳

可謗之天哉吾僚友溥庵韓君宏毅性成篤信氣禀初佐是邦能於金戈鐵馬之間鳥道羊腸之下造糧艘濟士馬如運諸掌逮王道蕩平久輔郡政兩攝郡篆百廢具興於城隍文昌之廟尤加意焉丁卯秋余膺簡命來守岐陽樂君之先與有成也肅衣冠拜文昌祠閣吾見其高以宏堂吾見其輪以奐奎樓吾見其峻以竦鐘樓吾見其堅以壯左右翼吾見其深以密道室吾見其輝以敞坊吾見其美以章城門之聚星吾見其偉以備以及庖廚囷圄靡不具焉牆垣欄楯靡不麗焉金碧丹艧靡不至焉雖閣仍舊貫要

之一閣之外莫非匠心所獨運矣他如購材木董工匠給價值饟廩警惰勞勤無一不曲盡心力而或者曰郡民素罹兵燹財力已殫得毋勞吾民乎非然也君捐俸以創之十之七衆捐貲以輸之十之三是以民若不知而成亦不日嗟乎不貪天之功以爲已功君子讓善之辭也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志士爲山之義也向使前乎君者不以廢興成毀諉之天則爲之力者不專在君矣惜也君小試之耳使君一旦當大事成大業見義必爲賈勇直往於舉世不爲之時不牽世俗趨舍其有裨於社稷人民者可朝

夕而就視夫唯唯諾諾斂衣退避之夫豈止什伯千萬哉後之謁斯祠者夫亦可以立頑而起懦矣君諱北城號溥庵東魯人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創修奎星樓記 國朝郡倅韓北城東魯人

文昌帝君主文衡神也岐陽自兵燹以後祠宇摧殘而入文亦稍懈弛衰微矣余捐修城隍廟落成旋有整修文昌祠之議議者僉曰非子不可余以文衡所在不敢謝不敏乃咨縣尹輸役乃命兩學博勸募乃命郡首領縣尉省理日省惟三而識者復曰壞一椽則易一椽缺一甎瓦則添

一甎瓦可乎余曰否否今之議修所以培文運妥神明光祀典也不壯麗輝煌則不能啓人文秀傑之氣以發其光華是以於閣則增新之於殿則擴充之於門則高聳而寬大之丹艧塗墍亦足以示巍峩而美輪奐矣獨是奎星之像側立閣之東隅心弗慊焉議遷之西議遷之城移日未有決說者曰宜卜樓於祠之東南余輾然喜但計功力則倍費君之何幸得同志者八八明經張星彭鼎新孝廉尹贊甲楊時建太學王舉安庠彥袁韓程義瑞都司　王永正競相捐助而又得朱進士繡施之木貢生袁有駿生員鄭

置施之石以至紳衿汪弘量程代侯虔憲施之粟盧傳世維友善施之銀舉凡捐錙銖者率以錄饍牛餼者無不肅遂克底於有成不日之間文星高顯光映斗垣猗歟觀止哉余因而繼之曰文星高顯培風氣也而不篤學懋德以應星文其可乎夫梓潼帝君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廣行陰隲上格蒼穹迄今誦其訓辭曰勿謀人財產勿淫人妻女勿因私讎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大約不離孝友者近是詩所云張仲孝友其人者是耶非耶總之黃流不盛於瓦缶大福不降於淫人

則士之發憤爲雄陰行善事又曷可少耶是知支脉雖培得文章而支運乃開文運雖開得陰隲而功名益大凡百多士勿以凉德而厚望於神則幾矣而余又不無遠慮焉典禮百代不改山河歷世變遷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觀斯樓也庶幾曰有其舉之莫或廢也則余所願也巳康熙二十六年七月

重修試院記　　國朝郡守任　晟三楚人

國家棫士之地廢墜者當舉傾圮者當修其責在在有司其經費歸庫帑非若禪林道觀可募衆以集事者也我

上御極以來軫念民瘼利無不舉如屯田水利墾荒開渠築海塘建城郭凡可以衛民而捍患者費皆不惜億萬計一切官府廨舍之建置莫不動支錢糧不令吏有毫髮揖而况於朝廷造就人才之所其費無幾肯令所在紳士出貲經營者哉兹鳳翔試院多年不修以致土壞墳積外高而中低窗雨停潦既侵蝕其址而其上更有滲漏之患學使者至胥役輙徵里民修葺費不過飾粉堊糊紙於壁外若可觀而內實朽敗將見棟折榱崩日就傾圮矣雖欲因循有所不可余旣來守是郡禁止派累不以課士者擾民

則此試院之營建自當上請動正項以興厥役然頻年來西陲繁費不貲凡為臣子不能建一策出一力早奏底定顧茲工役尚敢煩天家費亦蟻忱所不能安者也雖朝廷並不惜此但一經申請反覆料估必需歲時而學使按臨不日戾止則主試衡文生童就試皆覆壓是懼勢安可待乎遂於去冬議捐巳貲惟力不從心恐不能畢功而郡中紳士劉司馬自唐楊春元嵋孟春元聯鼎等聞余之志咸願共成之計八屬實邑所捐幾與郡城埒餘亦無不樂輸者於是共推明練士廿餘人以董其役鳩工庀材盡易而

新之適余督餉秦州及返郡見曩之圻者甃崩者完朽敗而漫漶者咸整飭而巍然煥然且規模視前加廓屋宇視前加多雖舊址之是因而實無異於鼎建焉及考其工費則余所捐猶不及十之一槩皆出於此都人士之輸將者憶當議捐時不過觸日時艱且恐申請上下動淹旬月爲一時之權宜未必有當於大義而闔郡紳士之踴躍樂從若視爲一已之私事而爭先恐後不逾時即告竣仰見上之德澤汪濊有以深入乎人心故往往激發於義如此而此都人士之趨事赴公其有功於國家者尤不可沒也矣

紀其姓名勒諸碑版以垂於後俾觀者咸知為一時盛事云雍正十年五月

創修鳳鳴書院記

國朝學憲　嵩壽　白山人

鳳鳴書院者郡守羅公之所建也公諱經為西川知名士由甲辰進士選授部曹繼而握篆茲土視事以來廢修墜舉庶政釐然余兩次按試見所屬文思拔新領異不墮餖飣陳腐惡習心甚喜之因叩鼓舞振興之由生童咸嘖嘖頌功於羅公書院焉伏思我皇上加意作人於國學鄉學專官教導外各省設立書院歲捐帑金用資膏火固已賢

才鵠起哲士蟬聯矣而一府一縣中或有緣道里間隔家務羈縛不能負笈會城者則羅公書院之建信有深心也試事告竣余親詣其地坐落郡公廨之左一望幽靜絕遠塵囂臨街葢造牌樓大門氣象宏敞內分東西兩院曲折而實爽塏講堂廂房以及齋舍一一布置得宜秉鐸者則奉先屆主政也欲訓士而先延明師羅公可謂得要領矣余於肄業諸生竊有厚望焉自昔書院之立非徒呫嗶以掞詞摛藻竟乃事也考亭白鹿江右濂溪代出偉人迄今考其分年治事之規課習講論之條未嘗不奮然興起也

韓昌黎進學解有云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賢太守案牘之暇殷殷然舉諸生陶冶而矩矱之則太守之所以屬意於諸生者大而諸生之所以自爲期許者詎可小哉文周之治術奕禩猶存橫渠之儒宗千年不替果其攻苦下帷力行身體竚看一鳴驚人異日皆可爲國家之瑞鳳也則鳳鳴書院之名不爲泛語矣是爲記乾隆四年十月

重修文廟記　國朝蔣憲　帥念祖江西人

由三代而上政教出於一而學重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政教出於二而學爲空名古者井田與學校並建而黨庠術

序國學之法達於天下朝廷郊廟事神治民朝覲聘問鄉射食饗合衆興事之政莫不一出於學由之以教其孝慈友悌仁義忠信之民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士民之生其間者不緣於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不在其家則在於學之中上之人精神旣專一而不紛下之人亦樂而趨之不知其倦於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此所謂政教出於一而學重於天下三代已衰遭秦變古井田壞而先王之學亦廢數千百年來雖有欲治之主崇儒術講文學深詔執事祈進民心亦多附以已意非倣先王之法而有復古之志

也內而六職百官外而郡守邑宰其朝夕從事則惟簿書
獄訟兵食之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其於先王養士
之法大抵相安於苟簡弦歌洗爵降登揖讓之容拜俛伏
興之節則時出而一用之孔子之廟曰此為教也所以導
民縉紳先生學士大夫從事於其間旣未遂曉習其義若
夫里閭田畝之民蓋有老死而未嘗得接於耳目者況於
服習而安之者乎此所謂政教出於二而學為空名我
朝肇基定鼎以來歷聖重明距今蓋百年矣昔周之德盛
於文武而雅頌之作蓋在成王之世方今興起學校長育

人材文教之盛登三咸五以時考之固其所也余忝任旬
宣七載於茲凡田疇之興廢學校之盛衰夙興以求夜寐
以思何行而可以章主上之洪休以上酧知遇下達民瞻
區田蠶政具有成書刊布各屬期於富而後教而通判鳳
翔郡事張君文秸爲能實力奉行著有成效今年又請捐
金重修文廟經始於仲春落成於八月旣望凡正殿兩廡
門堂學舍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摧折者則易之葢瓦級
甎之破缺者則補之赤白之漫漶不鮮者則飾之榱題高
敞戶牖明逼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嗚呼張君之於政可謂

知務本矣當郡學之壞不治也爲守若令者春秋觴所屬
釋奠於其堂當亦一動其心思所以作然而因循怠忽宜
修而不修迄於今也士之議者得毋謂學者有司以爲末
務而非守土治民之所急乎及今學之修也惟其倅之能
自慷慨不借助於同官不徵材於士庶越日踰時而功告
竣則夫以有司視學爲末務者其信然也歟鳳郡古右扶
風地也横水靈山東環西拱汧渭瀠帶於前終南吳嶽在
其境內居民厚重質直勤稼穡務本業士習於儒雅敦禮
教絶浮靡地靈則材美而易成俗愿則愼刑而易治夫美

茂易成之材而生於醇一易治之俗佐政者又以慕學發憤之心而新其宮室教肄之所四書六籍聖賢之言皆在事物名數禮樂之法具存使其相與學而明之不徒以章句文字爲事不敢以干世取祿爲懷則人人有以自學其性而大道之行三代之英非遠人也何必遠追隆古哉夫因後世之法而不失乎先王之意者此有道者之所能也張君之自致與所以厚期其士民者或者其幾於此矣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 乾隆八年九月

重修郡城隍廟記

國朝孝廉 劉錫範 邑人

或問廟宇創建與重修孰難余曰創建易重修難其易奈何蓋開國之初凡應祀神祠必奉明旨勅國帑督工者有官奔走者有役一呼百應唾手成功此其所以易也至重修之舉雖有基足憑有勢可乘而朽蠹破碎悉不堪用物料人工種種須費集貲董役處處須人非有慷慨任事者不能經始非有急公趨事者不能襄成此其所以難也鳳郡城隍廟其來遠矣始創之年月無考自明迄今修葺者葢不知凡幾要不過補苴罅隙已耳從未有大興工役式廓規模如今日者也今何以能致此適遇郡伯孟公別駕

章公慨然振作各捐已俸倡於前以故在城在關並各鎮
士庶及外省客商俱能好義樂施助之於後是以錢糧足
用而工程易舉也然使經理不得其人亦難以允觀厥成
而又得督工會首太學生李楫唐崇尭等盡心勞力殷勤
罔懈視公事如已事不數月而底於成今茲廟内大堂二
堂三堂寢宮東西兩廡並速司各殿俱金碧輝煌煥然維
新左右鐘鼓樓二門遠門内外牌樓大樂樓以及道房齋
堂施茶湯房亦屹然完固燦然改觀且於廟西南隅添創
戲樓一座會内公貲所出也東南隅添創戲樓一座邑人

李際榮獨力所捐也是役也省歷年之冗費垂久大之鴻規興工於辛未孟夏告成於壬申季秋用力可謂齊矣經營亦云瘁矣是不可以不記爰鐫姓名於貞珉以誌不朽云

乾隆十七年九月

唐知府傳 節訂　　明進士袁楷 邑人

嗚呼歲寒知松柏國亂有忠臣豈不信乎哉崇正癸未冬陝西之變諸死義者按察使黃絅長安縣吳從義慶陽道段復興甘肅都御史林銘幾總兵馬爌鳳翔知府唐時明當李自成入西安也在官在籍有出朋角拜賊者焉有操戈

同逆者焉微諸君子仗義伸眉維持於其間人紀絶人類
蔑矣唐公之死余所親見者不可以不傳公字爾極號蹇
夫河南固始人萬歴戊午河南鄉薦第一辛未署長垣縣
教諭諸生執經課藝者皆訓以道義不以帖括先德行修
先師杏壇古跡瀆仲由塚傍侵地蓋已慨然有結纓同歸
之志矣歴官國子監學正禮部司務南京戸部主事擢鳳
翔知府時流賊屯河以南關中少甦公獨憂之旣視事有
可遂行者不俟上請輙舉革而尤以固人心繕城隍廣儲
蓄爲急務壬午冬入覲次年歸余館於公聞諭時政公屏

人扼腕曰事不可爲矣朝廷不核實而徇名王爵者善營官不善掄才本兵以將帥爲外府怯懦者冒功僨衄者匿罪兵日益賊日多而不知兵之爲賊嚆矢也是救鬭借戟也餉日增將日驕而不知餉之爲將于槖也是救火沃膏也嫠猶恤緯諸臣不恤國而惟便是營根本既撥郡邑守令何能爲淪胥以亡行見之矣是年秋鶡鵙大至棲城內樹者尾相接翼相比也占者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公聞之曰太守守土之官主人非予而何爲我爲鶡鵙言毋饒舌太守有死弗去也時總督孫傳庭治兵西安軍聲甚張

賊憚之不西向兵部日檄書趣進兵傳庭不得已進兵汝郟之間戰大敗死亂軍中諸將西奔賊晝夜追之至潼關關門不閉遂至西安公集士民爲守城計而諸敗兵至城下者呼城上人恐以賊勢皆洶懼無人色十月賊至余從公守南城余問公曰事將奈何公曰余死復何言獨老妻幼子在此顧在君耳余諾之城將陷公家人隨余出南門將走斜谷由漢蜀至江南既出城殘兵塞路不可前生員吳國材以公孥匿西山兔窩典史董尚賢降賊無禮於公公叱曰吾不以軍法斬汝將取汝地下耳牛金星者寶豐

舉人也以横暴被褫從賊掌書記使董尚賓擁公來見公罵曰汝以士類從逆安得餘汙汙我我死暮矣惟不見官兵磔汝爲恨金星怒復喜笑曰公吾鄉解元久慕公毋自苦逼之東行以十餘賊衛之公引决不得至興平夜半守者懈公書二紙付家僮投匕首於地曰日吾怒罵金星謂不足辱吾匕首吾欲剚之李自成耳男子事旣不就尚忍與賊共戴天耶遂以手扼吭而死十二月初七日也家人以公棺殯於鳳翔東關士民過者皆流涕公死之日董尚賓在鳳翔忽發狂呼服若謝罪狀口目皆血躃地死明

三月京城失守嗚呼公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公不與城偕亡等死耳至與平而后死何居未是亮公心者曩使公一聞賊即雉經署中人謂公實怖賊計無復之爲匹夫匹婦諒耳既見賊賊重公不肯刃公顧昂首大罵抒胸中憤恨卒不受汚抑何壯也等死耳死何論兩地哉昔張巡麇軀睢陽許遠至雒乃受命誰復軒輊兩公者夫使君亦猶此志也公冢嗣紹先汝南佳士世其家學匍匐至鳳翔侍母扶父櫬歸葬鄉人義之祀鄉賢祠順治十七年復至鳳翔余授以傳今太守項公議祀名宦

王孝廉傳

明進士　袁　楷　邑人

孝廉王鼎安字磐石孝廉伊蒿之子也始余與伊蒿爲舉業文字友聞其室人有胎教矣見其懸弧矣見其能言匍匐矣見其舞象矣能讀書爲文矣經史制義之外無他嗜好矣見其爲文學於庠矣聽鹿鳴於國矣見其感憤疾病矣死矣年二十七耳踰年見其墓有宿草焉今見其白楊堪作柱矣至是爲之傳孝廉以朴茂之資爲淵博之學內行醇備外儀修謹人莫不愛而重之崇正十五年歲壬午八月既望伊蒿以闈中七義見示余斷之曰捷已而果然

明年癸未伊蒿父子俱上公車是歲八月放榜不得志伊蒿以久躓名場將就仕安私謂父曰自吾父子來京師親見大小臣工不多壘是恤而寵賂滋益章一似天奪之鑒者禍將不遠亟去猶恐其及大人可褰裳就之乎伊蒿曰汝言是卽日歸九月抵家五日而潼關喪師之問至鳳翔十月十一日逆賊李自成陷西安府十一月賊盡據陝西毒掠縉紳自一命以上皆不免伊蒿父子以不仕獲免於難聞有汚僞署者鼎安頓足大哭痛憤不食遂疾作崇正十七年正月朔逆賊僭號自蒲坂濟陷太原雲中將犯京

師鼎安疾甚謂其尊人曰兒不復養左右矣其父驚曰何謂也曰兒自遘禍以來不復作春明之夢疇昔之夜夢至京師是魂魄將與國家永終矣繼曰吾父子受國恩無以報今賊勢至此必復廹脅以官兒死則父亦得解庶不汚賊手也顧吾親老矣兒不復養左右哽咽不言者久之家人莫不泣踰月聞京師不守驚曰皇上南遷乎遂一慟長號而絕乃知見夢之夜爲都城破亡之日也安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無負科名者矣況其精誠所結惟君父之是念哉國有臣家有子其與倫紀永存以不朽也元配

程氏故繁峙知縣程雲翰女嘗孝廉卒三日氏引决相從者至再家人救免誓不復生姻戚解勸皆不聽其姑泣曰媳婦從吾兒地下甚善吾豈奪汝志然媳婦在室猶兒在側也今又舍我去將若之何獨不念汝夫之囑汝者乎語未竟氏收淚謝曰敢不從姑之命是後或避兵或避賊顚尾倉皇婦姑未嘗斯須離姻戚及舅姑皆稱曰孝婦伊蒿命幼子立子爲兒鼎安嗣是爲傳

貞女傳訂正　國朝庠生張守中 邑人

鳳城西南十五里六塚村有孤塚聳然而高出郡邑志皆

載六塚余竊心疑之塚以六記何歸然者僅此也他日以事過村向二三父老詢及塚故僉曰吾爲童子時祖父行嘗述及此曰此非六塚乃貞女塚也貞女不知何時人並逸其姓氏幼與孀母居嘗許配同邑某未及嫁婿外遊不歸母亦物故女誓志不再字飲水茹蘖者四十餘年一日忽有戎弁擁騎從甚盛來村訪女女細詢其本末則婿也相對悲泣婿見女白頭猶筓家徒壁立且慼且慚揖而謝之女曰妾以君爲泉下人久矣今邀天之眷得復見君妾又何求君稍坐戶外妾爲拼擋茶湯以勞士卒婿候久不

出入室覘之已投繯死矣壻哀慟備棺成禮及葬率卒伍以衣襟盛土而成塚焉時女年已六十餘因名其墓曰六十女塚俗呼爲六塚者因省字而譌也余聞其言悲女之事竊歎天之愛人也亦猶夫愛物天於松栢其愛之者也然必刱風摧之霜雪凌之而後松栢之後凋見今女之節非所謂亭亭於歲寒者乎胡人知松栢而不知女也夫人之不知猶可言也至若志以旌善亦於女而遺之何哉原其故郡邑志書皆成於兵燹煨燼之餘且以倉猝卒事不暇詳考遂相沿以六塚書之嗟乎天地間孤芳特立嘗無

人焉過而識之卽識矣而或不以傳傳矣而或力不能表揚以故埋沒於荒烟蔓草間而不得與松栢同一表著者固已多也豈獨貞女哉余因書其事以俟夫採風者

與岐州刺史鄭孝穆書　北魏　宇文泰

知卿涖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慙德

上孟制臺書 畧節　明進士　袁楷 邑人

楷受老公祖慈庇九年於茲矣當代興時移之秋有二天

高厦之恃楷何幸而獲此也楷有至情敢披瀝於臺座之前楷昔請告在崇正十一年時年四十有四非有官謗之懼也非有規避之私也循資陞級亦可望至膴仕而楷念先君止楷一子杳無孕嗣遂援古人獨子歸養之義堅意乞休頗費曲折乃遂所請無何闖賊禍起竊據關中楷無昔人見幾之明閉門待禍爲賊執縛拷掠之下自分必死使大兵遲一月入關楷身膏原野矣乃得以餘生受翼庇以有今日楷又不自意何以有此也歲前府縣持部文見示始知老公祖爲舊紳上疏請優禮蒙旨俞允此又前代

革除之際所不能邀之盛典史册書之寔獨舊紳感戢而已又聞令督撫按舉薦前代舊臣府縣以楷爲老公祖式廬之人將以楷名濫此大典大懼無地楷孱弱多病今日筋力何如昔時不能作官於二十五年之前能宣力於二十五年之後哉去冬左臂左股麻木不仁種種老病殆將不支是以咫尺慈顏不能躬覲又性懶慵殊甚常半歲不出門出則跨蹇驢猶令一僕控御恐其墜蹶徃徃爲行道竊笑此豈可遠役四方者耶萬一弓旌下及出於意外爾時將堅卧不起耶則有違命之誅且輿疾往乎則有僨事

之戾進退皆死罪也雖老公祖亦必不能救之矣先君且憾於地下曰吾所厚相知在此而不能庇吾一子吾何所望焉老公祖能安於心耶楷竊念知先君者無如老公祖則愛楷亦無如老公祖楷萬萬不必有此慮而楷娓娓瀆聽者誠恐道府不垂亮又撫按亦必通報然總以老公祖爲定楷不向老公祖陳情而誰陳乎但得物色不及罪辜不加教養子孫苟延病體常爲逸民使先君蒸嘗不墜於地是卽老公祖所以報知己而庇其後人者也傳之無窮爲萬世美談區區啣結復何足言

到任謝執政啓　宋郡倅蘇　軾 眉山人

軾本凡材謬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愧幸伏惟昭文相公素所奬庇曲加蒐揚旣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判一職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爲要事編木筏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竭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於今雖有優輕奬酬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慚唯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寄同志諸友文　　明孝廉張舜典　邑人

此學問是性命一大事古今一大事人生一大事除此則無理可談無事可行矣雖平易而實精微雖淺近而實神妙雖有爲有思而實無聲無臭未嘗不貴介節而介節猶其粗未嘗不貴事功而事功猶其末未嘗不貴文辭而文辭猶其跡須要如舜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須要如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須要如孔子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少帶知見少著情識少有做作便屬滲漏何以爲率性之道故必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然後爲至也若參禪

靜坐而可以爲道則馬祖百丈輩即可以紹孔孟若飭行廉潔而可以爲道則黃憲范丹輩即可以續洙泗有不待濂洛諸儒始爲之研窮也此事自有眞命脉眞消息眞宗旨惟在人之自悟自修自證何如耳僕雖淺陋粗畧未造其極然每每隨事隨念思之則知其必如是也望諸公深造自得齋戒以神明其德以致美大聖神之域毋徒爲鄉黨自好之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諸公獨不可爲豪傑乎何時相聚得講一番更快也如肯遊嵩少當懸榻以待之迂言蔓蕪希相諒於楮墨之外

答劉芹野　　張舜典

抑之詩有云有覺德行今人惟知德行已耳而有覺之言殊不尋思此中大有旨意會得此則明明德之學不煩訓詁講究而自了然於目前矣不知尊意以爲何如

答靈臺楊心吾　　張舜典

聖學切要肯綮之處無過知微愼獨其中精義有不容言要在深信深造方得其妙非區區俗儒口耳之談借我輩年長又不能常相聚會研窮此義虛過時光殊爲耿耿

三艮論　　唐興元尹　李德裕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惟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議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言繼之以死君子尤歎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況得以生同榮樂死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

亡唯紀信乘黄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宛在亭說東湖蘸公祠前　國朝郡守　朱偉業泰興人

伊人宛在秦詩也秋水方盛風人覩物生情思賢人君子欲得而見之也鳳翔故秦地城外有水曰東湖爲昔蘸長公遊觀所淼淼一鑑古木蒼然暗通清泉遠收翠巘洵幽境也郡誌載湖中舊有君子宛在兩亭想亦前之官此邦者因地興懷得風人遺意動蒹葭阻長之慕而顏其亭耶

甲戌之夏予來守是郡偶至湖上但見荒烟蔓草祠宇傾頽尋問二亭僉曰皆廢矣而湖之北岸尚存臨水小軒或又曰此卽宛在亭是年七月因捐貲鳩工芟柞荒蕪修補破敗并鐫是額於此以識舊觀以達前人之意云爾乾隆十九年

雨華亭說　行臺東偏卽舊察院東　國朝邑令李莊北直隸人

癸未春偶欲於斯搆一園亭率工師相度指畫之見細木林林然詢之主守者曰桃也因有觸於桃李園開筵坐花之句既作亭功半會時雨優霑四民稱慶與長公判扶所謂雨麥於岐陽者有合焉而灼灼之華適當其會乃兼取

二賢之意以名是亭以見今茲之舉聊以學步前人而未嘗有所創也乾隆二十八年

石鼓文跋

宋 歐陽修 廬陵人

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

在距今未及千年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時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

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詛楚文跋　　歐陽修

右秦祀巫咸文今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艮夫熊適熊槐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相又以秦本

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與楚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相接而宣王楚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襄王熊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當是頃襄王然襄之名理不宜謬史記或失之耳疑相傳寫爲横也

石鼓文辨　宋 董 逌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於兵鉞其制度

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
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無所據至謂田獵之碣葢未
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
愈韋應物以其文爲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
學者肄業及之其鷩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畫傳耳
顧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
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
獵宣暢威靈傮讋彝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
出岐周故爲文王鼓當時文亦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考

之於書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
命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
於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
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䖍奇字如
甄豐輩定作史籒書實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
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
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藉則有据矣然爲諷爲美其
知不得含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
自奄乃大蒐於岐周則周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求大蒐

禮者不知宣王嘗蒐於岐山以令諸侯况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蝌蚪書則謂篆爲籀漢人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定以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不得泯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鐘鼎之銘皆

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於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於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搏獸於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紀年於蒐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頒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來好奇者皆不道此書乃不得秦文若者猶得入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書奇崛蓋亦不得書其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謌自杜甫尚嘆不知愈何以知意謂編詩者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

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耶曰響之桑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曰子信成王頌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於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蒐此可謂無所据乎余考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

詛楚文辨

董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於岐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

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刓缺因据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叙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祠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滹沱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上要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厭則唯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

一時又不知其何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邱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搆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禖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芊姓方其盟質於神燹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於經者蓋平王以無忌娶秦女昭王已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昔我穆公

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葢二十三年雖不知其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於亞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祀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横爲雄楚以約從爲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强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許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郝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楚之屈匄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攻我社

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爲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漢中析酈可得而復山東河內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武關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鄰長敎猶謂楚人背犯盟詛忘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詞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瑯琊可況此其爲可傳也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祝文　　宋郡倅蘓軾眉山人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於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亨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維術士探符採藥謂爲公榮實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既飽溢會無禱求袞衣煌煌赤舄繡裳捨舊即新以祐我民

醮土火星青詞　蘇軾

嗚呼天之保祐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蓄育民既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咎乃

不恭畏於神祇不修勅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於下則惟兩暘常以訖黍稷禾蔬桑麻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剪棄其命罔孑遺今泰民旣不獲於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於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旣不獲乃熒惑鎭星次於井泰民其亦應受多罪茲用卽於齋宮爲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蕤厥秋民今其粟粟朝不能夕

劉訓導自爲墓誌　　　明歲貢劉　慧　邑人

劉慧字睿中原籍鳳翔縣桃原里人祖世相傳本支蕃昌

詩書冠蓋代不乏人敘不及備余曾祖諱江鄉飲賓祖諱
廻壽官父諱思進俱耕而立家父生四子余居其幼甫七
齡就館年十八備弟子員十九先父見背母唐氏相繼退
升諸兄另爨余甚孤苦惟力學不少輟年三十食餼於庠
屢入闈有志未逮究以明經除授岷州學訓及涖任宮牆
荒廢凑斧資搆齋房數楹聊爲棲止每朔望瞻拜先師殿
庭木瓦脫落風雨飄搖余惻然積歲餘俸捐修重新余不
敢爲功但根本地豈可忘庠生趙秉成抱母憂未考臨闈
服闋余印結起送應試果捷余不敢爲德但功名事豈可

諛司鐸三載凡事奉職無曠元配孺人張氏庠生張義女
素嫻閨德歸余家躬主蘋蘩親操井臼刑家相夫不減古
昔孟與梁也余胞兄蚤亡遺孤四歲張氏恤之撫猶已出
後娶妻生子以承兄祀余祖居東關因流氛遷城營屋十
餘間嗣被防兵滅占余攜眷屬避鄉堡未幾賀逆變防兵
潰北余同姪劉大昇顧家突被賊擄拷索馬騾酷烈慘極
余懇出城求貸不許姪跪願以首贖釋余至鄉馬騾無所
措親友切勸無復往張氏泣曰姪將奈何竟以首飾衣物
奏借數金入城賊喜且云信人也義人也共話一夜叔姪

俱保全嗟乎余夫婦年俱將耄一生惟家庭倫理間俯仰無愧怍爾素日親故接以溫厚奴下待以和平從來足不履訟庭身不趨外行固執守拙僅此而已余疾廹稍能執筆特遺之齋署示子孫知所循轍而守焉臨合葬不可倩人爲文恐浮辭虛譽失余生平宜以此爲誌

劉侍御墓誌銘　明進士袁楷邑人

侍御安侯之勃姓劉氏初名之鳳第後改今名世爲鳳翔縣佐陽里人曾大父景明大父世芳皆潛德不仕考寵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妣王氏贈孺人生五子公其季也五

歲有延贈翁酒者攜公前往子之果不食詰之曰吾父未
食耳姻戚異焉曰是兒後必爲孝子七歲就傅讀論孟曉
大義爲舉子業好深沉之思不作猶人語天啓丙寅入府
庠每試冠多士爲廩生丁贈翁憂毀瘠盡禮旣祥親黨延
爲塾師呼妓爲先生壽公艴然曰吾未除衰絰而命妓是
陷我不孝且何爲若子師卽日辭歸不復往崇正癸酉舉
於鄉甲戌成進士觀政工部丁太孺人憂服除授行人司
行人三使藩封諸餽遺悉卻不受所過訪問風俗及民間
利病吏治得失曰此皇華職也辛巳九月俸歷五年時中

外孔棘天子旰食思得直亮耳目之臣拔置臺省以勗勤
多難召侯考諸臣集中左門賜茶餅訖親諭以軍興浩繁
連年加派念切如傷裕國恤民有何長策復出御劄一道
申明諭意而加詳焉公奏言用繁民窮誠如皇上所慮臣
請先言民窮而後言財用今天下之民冦傷兵傷饑傷疫
傷者不知凡幾無民何以有財臣以爲今日別無生財之
法止有節財之法且如需兵之地常苦無兵不需兵之地
反苦有兵何故以無用之兵耗有用之餉兄老弱當汰冒
支當清者又不知其幾臣之所謂宜節者一也又官員未

秩固宜裁汰如新設總督總兵叅謀等官皆祖制所無事可兼攝何取備僚且此等官平時以一人費千百人之餉臨敵又以千百人衛一人之身不但耗餉兼以耗兵臣之所謂宜節者二也臣又聞金作贖刑虞書志之臣謂一切罪犯除强盜殺人外罪無大小俱令輸鍰自贖一可以紓司農之急一可以廣好生之仁臣愚所見理財之道不過如此然總之在大小臣工以謀身家之念謀國事何財之不足何民之不裕內寇外侵俱不足平矣上親灑宸翰錄其奏語越十日授公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公自念一介書

生五載星署徒以造次數言立躋臺班非捐糜何以報稱九月十九日疏題災亂之故補救之宜爲四條一曰法天道二曰盡地利三曰定國是四曰選將材又題清節六事一草場招買陳腐一水衡工役浮數一各鎮兵馬盈縮一上供諸物贏餘一光祿諸費冗濫一添設督撫贊謀等官踰制此皆可清節以佐軍餉者也時京師頗營寺觀修齋醮公疏曰仙佛之道大要清淨慈悲爲本皇上取其清靜者以治心凡政事云爲之際無不自得一清靜取其慈悲者以救世凡刑罰征役之間無不各付一慈悲是則大聖

人之作用百家諸子俱在所節取非眞尙羽客緇流祈冥
祐結福緣也且仙佛不過一隱修自了之人卽今日而在
咨之以禮樂兵農之畧戡亂致治之務必遜爲不遑況取
其道於千百世之後乎譬之問塗趨燕而問燕趨越而問
越理也趨燕而問越趨越而問燕豈理也哉皇上問塗於
已經堯舜禹湯文武其彼岸之先登也孔顔曾孟及歴代
名儒皆津途之前導也自仙佛而言當體其淸靜慈悲之
心不當奉以所不欲自帝道而言當持其綱常名敎之大
不當務其所不同省其所費以之養饑民則萬年根本之

圖也以之佐軍需則一時飽騰之資也是帝王之道即仙佛之心矣奉旨朕祇遵成憲以泰道治世原無偏向有何營修等費這本意在效規實屬未諳自是內醮希矣先是崇正初年罷東廠北司至是復設公疏曰天道先春而後秋帝道先禮而後刑惟我太祖得其全惟我皇上稟其成奈庶位百司莫盡承流宣化之實故緝奸安民仍多耳目伺察之寄所以東廠停而復用然臣有疑者東廠緝獲時聞北司考比口著亦可謂網密無遺矣宜乎膽落奸宄星沉貫索乃今日治效何如也請得為皇上陳之國家以刑

政付法司如五城及巡按等官專察訪之責司寇則按律定罪廷尉則原情平反此立法意也緝訪既屬東厰附胥旁掣監察始有不能勾攝之奸初招既定司寇且為依樣承行之吏至大理各官更將為無用贅員此不便於官守也律例越訴有禁一詞告二事不理非兩造俱陳不罪此定法也今各處刁民度府道州縣難售其奸始赴厰告首甚至道路遠經千里姓名半多假捏片紙株連嗟九牛之莫拔一字千涉見萬貫之立傾此不便於民隱也更可憂者上下相維而後有世道尊卑相制而後有國體今緝訪

所獲或以子弟而許父兄或以奴僕而許家主或以屬役
而許官長雀角一任所爲誰念加貴加尊之條鴟啄莫破
其巧究成相陵相爭之世此又不便於國體也奉旨緝奸
原以安良本内各處刁民巧詞告首假捏株連甚之加貴
加尊體統凌遲委宜嚴禁用佐昇平贊輔楊嗣昌議增勦
兵十二萬天下加練餉二百六十餘萬公疏言勦兵之效
安在而餉之出於民者粒粒不饒也今當核兵以寛餉凡
丘荒已甚地方仍分别蠲緩以慰人心若實實有無人有
地有人無衆州縣催之無以濟用蠲之足以明德又言封

疆死事之臣宜恤以表忠節四衆諸臣宜宥以責後效輔臣貌與秉屢被糾彈温旨慰留公疏言輔臣物議彰聞就列汗顏以半留半去之心而再效捐糜恐天下無此人情君子若奪之權而欲收克績恐千古無此治效又糾總督丁啓睿張福臻巡撫高明衡王公弼庸猾怯懦劣陋無爲今日之患止在就將嘗試四字祖宗封疆豈宜再誤且知其不才而舍之與當其已敗而罪之所爭只在疾徐而利害判若霄壤爲計安得不早哉十五年奉命巡按四川自疏有熱血堪滴頂踵敢愛之語至則懲奸剔蠹壹以惠文

從事而尤以綏善良弭釁變爲兢兢於漢州建六石橋閣
五丈下爲十九洞自捐鍰金三萬兩爲文記之甲申巡歷
已竣於新繁侯代七月劇賊張獻忠自楚入蜀所過破降
人無固志撫臣龍文光同蜀王復邀公至成都議固守之
策公捐贖鍰倡先宗藩紳士各助金有差登陴晝地申嚴
約束八月初六日賊數十萬已至城下九日公督胡正三
總兵出西門迎戰馬蹶副將楊展以已馬授公復亟戰而
龍文光及蜀王已開北門遁矣於是城中大亂賊入城公
被執不屈賊巨梃交下捶公命跪公氣愈厲罵愈烈是日

卽不食賊必欲降公令汪兆麟胡㬊跪勸公食公不應次日呼門生武舉楊景新索紙筆作歌曰吾親久已亡非君安所之搖搖孤臣影徘徊獨有思我來自北鄉山川何舉微只今草木色依舊春芳菲烟塵千萬里去路苦迂遲轉擬忠孝魂願作杜鵑飛飛向北闕繞帝旁飛向北土傍墓田若謂杜鵑今有死魂隨箕尾訴帝前逆賊應不共世界葬厥骨今峨嵋巔賊怒公終不屈同內江王釘門柱左右亂箭射之皆罵不絕口又二日方卒時八月十五日申時按院書役同公姪文郁葬公西門外刻石記之年三十八

公生有至性不妄言笑遇姻戚盡恩禮交友終始不渝姪
文郁甥女郭氏奉母王孺人命囑公善視公撫教文郁成
立爲諸生卒同公死難迎郭氏至家與已女同處擇聘雷
門粧奩無異已女庚辰歲大飢迎養繼叔母羅氏歿身不
息宗族待舉火者三四十人鄉里亦賙給免轉溝壑甚衆
公鄉薦座師馬公卒無子公過杞縣奠祭盡哀訪其族姪
立嗣焉貧生任士英謁公詢其業儒即館穀教以舉子業
士英入庠爲之婚娶遂爲二千師公將按蜀便道過里爲
家人言吾有異夢久不言嚮昔之夜夢神人象簡衣朱捧

書自天而下曰上帝以生民穢惡將大爲沙汰吾驚曰我
皇上無損乎神默然色甚慘曰於我何如神曰爾非臨難
苟免人也公幼請乩仙仙書流芳百代四字示之取義成
仁神固早知之矣順治丁酉祀公於鄉十八年成都祀名
宦配馮氏封孺人孺人事舅姑孝待娣姒和克相夫子内
外肅穆於夫族戚黨不計有亡多所賙助聞公之殉難也
旣慟絕復自勉曰有二幼兒是固在我遂以母道兼父道
課督俱入膠庠後公十八年卒公歿之十八年蜀道通適
馮孺人之變家男文燦居喪仲子文煌重趼三千里訪父

柩至成都遇故吏石璞昔葬公者今爲僧適自峨嵋來遂得公瘞所奉柩還里銘曰有生必終如夜旦焉瞻目瞑目謦欬大懸彼怖死者誰其久生同草木腐長蒙惡聲此舍生者不過一死理順心安扶植人紀明禩之末臣道如市篤厥忠貞有劉御史正色立朝指佞觸邪箴諫弼違帝用汝嘉攬轡巘叢妖夢是踐一瞑如歸丹心不變萬矢集躬若射枯木魂昭於天魄亦無辱秦蜀阻修越惟廿祀間關求櫬公有孝子岐山之陽卜吉爲窆我銘不磨詔億萬世

按劉侍御殉難事蹟詳見墓誌郡志節訂從郡守劉組曾志畧也茲刻仍依原本俾景仰芳躅者得聞其詳云

讀史詠三良 五言古　　魏　曹植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良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嘆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前題　　魏　王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隅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

不爲此移固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黄鳥作哀詩至今聲不虧

前題　晉　陶　潛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黄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代扶風主人答　唐　王昌齡

殺氣凝不流風悲月彩寒浮埃起四遠遊子迷不歡依然
宿扶風冶酒聊自寬寸心亦未理長鋏誰能彈主人就我
飲對我還慨然便泣數行淚因歌行路難十五役邊城三
廻討樓蘭連年不解甲積日無所餐將軍降匈奴國使沒
桑乾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見沙場苦君看刀箭瘢
鄉親悉零落塚墓亦摧殘仰攀青松枝慟絶傷心肝禽獸
悲不去路旁誰忍看幸逢休明代寰宇靜波瀾老馬思伏
櫪長鳴力已殫少年與運會何事發悲端天子初封禪賢
良刷羽翰三邊悉如此否泰亦須觀

登潛山觀舊在鳳翔　蹟今無考　　唐　賞　參　邑人

山勢欲相抱一條微徑盤攀蘿歇復行始得凌仙壇皆道
葛夫子此中煉還丹丹成五色光服之生羽翰靈草空自
翠餘霞誰共餐至今步虛處猶有孤飛鸞幽幽在殿門下
壓浮雲端萬丈水聲落四時松色寒旣入三言何鄉轉嫌人
事難終當還塵俗高卧從所安

送岐州源長史歸　　唐　王　維

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論秋風正蕭瑟客散孟嘗門故驛
通槐里長亭下槿原征西舊旌節從此向河源

北征至德二載公自鳳翔還鄜州　唐杜甫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

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

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
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
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
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
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
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鷹騰破敵過
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
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畧恒碣昊天

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
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同
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
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
固有神掃除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過扶風精舍舊居　唐 韋應物

佛刹出高樹晨光閭井中年深念陳跡迨此獨冲冲零落
逢故老寂寞悲草蟲舊宇多改構幽篁延本叢栖止事如

昨芳時去已空佳人亦攜手再往今不同新交聊慼舊想子意無窮

詠三良　唐 柳宗元

束帶値明君顧眄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復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塡黃壤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霸業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哀張子厚先生　宋 司馬光

先生負材氣弱冠游窮邊麻衣揖鉅公決策期萬全謂言
坂羌輩坐可執而鞭意趣小參差萬金莫留連中年更折
節六籍事精研羲農訖周孔上下皆貫穿造次循繩墨儒
行無少愆師道久廢闕模範幾無傳先生力振起不絕尚
聯縣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庶幾百世後復覩三王前
釋老比尤熾羣倫將蕩然先生論性命指示令知天聲光
動京師名卿爭薦延賓之石渠閣豈徒修簡編丞相正自
用立有榮枯權先生不可屈去之歸卧堅孤癹聚滿室餬
口耕無田欣欣如藜藿皆不思肥鮮近應詔書起尋取病

告旋舊廬不能到丹旐風翩翩人生會歸盡但問愚與賢借令陽虎壽詎足驕顏淵況於朱紫貴飄忽如雲烟豈若有清名高出太白巔門人俱絰帶雲梯會松阡厚終信爲美繼志仍須專讀經守舊學勿爲利祿遷好禮效古人勿爲時俗牽修內勿修外執中勿執偏當今洙泗風郁郁滿秦川先生儻有知無憾歸重泉鳳邑有張子祠因並附此

詛楚文　宋　蘇軾

峥嶸開元寺彷彿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句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若穆公

世與楚約相捍質之于巫咸萬葉期不欬今其後嗣王乃敢搆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圄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我一笑粲

東湖　蘇軾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邇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猶可慚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澳恍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坡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為湖所貪但見蒼石螭開口吐

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爲自眈眈新荷弄晩凉輕櫂極幽探
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簪深有鼉與魚淺有螺與蚶曝晴
復戲雨戢戢多子蠶浮沉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强
致瑣細安足戡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飛鳴飲此水照
影弄毿毿此古飲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綵羽無復見參鳳池也
上有鷙搏鶬嗟予生雖晩考古志所躭圖書已漫漶猶復
訪僑鄉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
諳聊爲湖上飲一從醉後談門前遶行客劫劫無留驂問
胡不回首無乃趍朝參予今正踈嬾官長幸見凾不辭日

游再行恐歲滿三暮歸還倒載鐘鼓已鞳鞳

眞興閣舊在城中央今廢　　蘇　軾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此閣

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當年王中

令斫木南山赬寫眞留閣下鐵面眼有稜身長八九尺與

閣兩峥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令世驚登者尚呀喘作者何

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

李氏園唐李茂貞粱　　蘇　軾

朝游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牆圍古屋舉鞭

扣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
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牆曲東注入深林林
深牕戶綠水鮮兼竹淨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
鱗簇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浦夾道多奇木
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黮秋氣蓋東
爲方池野雁雜鸂鶒紅黎鷩合抱映島孤雲覆春光水溶
漾雲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捲平陸北山卧可見蒼
翠間磽禿我來時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
衰叔抽錢算開口但末榷羨粥當日奪民田失業安敢哭

誰家美園圃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鞘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間名頸猶縮（俗猶呼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我今官正閒屢至園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何如辦一身天與清景逐

凌虛臺（舊在城東街今移置三公祠後）　蘇　軾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不如此臺上舉酒邀青山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顏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慳落日銜翠壁暮雲點烟鬟浩歌清興發放意末禮刪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斑吏退跡如掃賓來勇躋攀臺前飛雁過臺上雕

弓彎睇矚向空墜一笑驚塵寰

和陶詠三良　蘇　軾

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
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葢帷殺身固有
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
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下
生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早發鳳翔至靈山鋪感興　明周　京

夜雨滌煩暑曉風淸路塵驅馬上高原衆山一何新野水

亂赴鄧林光來娟入頓覺眉目開恍與懷抱親停車問往事變滅難具陳周興固有徵鳴岐應何神道衰乃終隱誰謂靈跡湮卷阿想餘韻何代無君臣

清明後一日按部之暇讌東湖宛在亭酬萬大叅

國朝茶馬　許之漸　常州人

聖湖別已久蕩漾紛在目芳菲遣良辰明霞散綺縠今來入秦川昕昏罕停轂連山浩無垠飛埃翳荒陸披圖數感會迷方徒蹙蹙仲春逢扶風周道良有踖都忘令節臨徽書紛顛禿萬君饒美度念我欲投軸爲言鳳城東湖潭淸

可擷蘋于倅郡時來游日往復淸淺漲華池蓮香悠芬郁
更建君子亭不愧愚公谷曲堤環淪漪山樽成小築西子
擅東南明媚此所獨片雲對層城渺然矚淸澳朧酒時再
斟春盤陳苜蓿俯仰瑤池前想望崑崙麓淵淪黛色收杳
靄燭光煜入懷延阻修塵坌邈炎燠緬焉念昔人適静慮
如沐豈無滄州情攜手返初服

穆公墓　　國朝李栢　郿人

秦穆居西陲奚蹇爲之傅能起非子疆式廓大駱步國討
富且强西征復東渡救荆一何烈置晉復其祚河山旣百

二重以虎狼戎開關噴欻嘷諸侯皆西顧雄風吹落日遺
命多錯誤不復爲盟主以殉三良故哀哉秦之人徒爲黄
鳥賦千載隴山下浮雲空布濩霸業一片石書曰穆公墓

石鼓歌七言古　唐　韋應物

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紀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
十風雨缺訛苔蘚澁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埽白黑分
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息逶迤相糾錯乃
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冥寞
秦家祖龍還刻石刻石之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共傳持

來比此殊懸隔

石鼓歌　　唐　韓　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駿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譔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詞嚴意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

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逶迤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度量掘臼窠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

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
手爲摩挲日銷月爍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
趁姿媚數紙尚能博白鵞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
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生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
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石鼓　宋蘇軾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
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
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

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古器縱橫
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
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
存獨五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挹冰斯同彀㲉
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
興天爲生耆耇東征徐淮闞虓虎北伐犬戎隨指嗾象胥
雜沓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鼙鼓思將帥豈爲考
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勲勞至大
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爭年代無甲乙豈有名字記

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强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隨擊掊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汚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穆公墓在城內東南隅　　蘇軾

槖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王維吳道子畫今廢　　蘇　軾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

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
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
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温門前
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
吳生雖妙絶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
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歛衽無間言

維摩詰像 唐楊惠之塑舊在天柱寺今廢 蘇軾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躃鑒井自嘆息造
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摩詰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

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俯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里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 以上四首合詛楚文東湖眞興閣李氏園四首為東坡鳳翔八觀詩

石鼓歌 畧節　明 李延興

乾坤清淑之氣蜿蟺扶輿亘西極化作岐山之陽石鼓十六丁二酉鏟斷崑崙之瑶峯縹緲雲根墮穹碧層崖秋碎方祇愁大星宵隕圓靈泣中虛不露疏鑿文太素猶涵渾

池質偉哉周家宣王中興時戈鋋彗雲九縣一明堂受朝
羣后來天威不違顏咫尺岐陽之狩載揚國之靈王氣騰
霄何赫奕八鑾聲戛秋風高九旗光動朝暾赤歌車攻詠
吉日張皇維昭帝績泰山磐石之祚炳烈千萬春勒之貞
珉古無匹其形如鼓不可叩之鳴其體渾朴絶似大造無
痕迹其字遒逸宛是篆與蝌其文古雅髣髴周之什吉甫
歌史籀筆制作森嚴照岐邑年多物化理則然金字半滅
無人識老蛟摧裂野火焚古墨淋漓苔雨蝕青城學士昔
在大德初見之林下久嘆息入朝亟爲丞相言如此至寶

何可以弃擲大車彭彭輓致來孔庭天地風雲亦動色我
常愛此十鼓文字奇撫玩摩挲不知日之夕荏苒光陰數
十春春風吹愁髮生白近時再過石鼓旁階草蒙茸沒雙
屐細看字畫轉幺麽徙倚迴廊淚沾臆東安鄧尹彈琴清
桂林議論文章脫塵格平生好古如古人直欲蒐抉周秦
之故實里中更有朱先生白首著書窮日力寄書遠訪石
鼓文細字滿箋珠的皪書中宛宛見高情識者見之爭愛
惜我生雖恨不能書毋見名家如有失朱先生古遺直甚
欲相從不可得山中茅屋書滿牀何時一到虛軒分半席

直須和我石鼓歌戰退韓蘇入堅壁嗚呼古之作者往往
苦用心豈惟杜預雅有春秋癖今人無復見古人徒勞紙
上賞遺墨魚目滔滔久混珍後來此鼓誰收拾燕之石等
圭璧荆之璞同瓦礫古風不返天茫茫何如爛醉林皐卧
苦石

前題　　明　李東陽

昔聞石鼓在太學鼓形穹窿石犖确髫年釋褐隨班行未
識研覃與揚搉始官翰林歲分獻晩以代祀觀尤數我思
古人不可見健筆雄詞兩超卓宣王謨烈繼成康况有文

章存古樸是時風俗益渾灝其臣拜頌俱堅確勒功太廟
告中興講武岐陽猶獵較於時旋凱奏鐃歌於時飈言播
聲樂靈祇地不愛圖書刻石天然謝彫琢垂垂股折無漏
痕隱隱昏星露芒角初如淮徐振師旅壯士當場鳴劍槊
又如申甫端冠紳儐相聯階舞干籥年深歲長世運改誰
向鴻荒究綿邈嬴劉以後無此文眞與渾沌分清濁驟看
筆勢爭風骨細剔苔痕認斑駁原拋野擲墮榛莽冬經雪
霜夏冰雹屍然大鼎有銘識似毀明堂露榱桷當時石鼓
一爲臼猶幸農家事舂鑿愛惜應勞神護呵摸爭不厭山

甕牖暗中摸索亦可知辨口尚煩爭衆踏宋入空解寶燕
石下氏祇知歸楚璞聖朝天子方好儒化雨恩波極霑渥
戟門森嚴鼓羅列庇以高簷護重幄見之起敬還興慕以
手摩挲防擊撲我生學篆希前踪回視俗書羞齷齪力崇
雅素去澆浮每向迷途問先覺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
虛不盈握行年七十始效顰老臂支撐目昏眊邑書孔經
短秦刻格力雖殊苦形藐拾殘補缺能幾何萬一涓埃裨
海嶽太原宋生生好奇鐵筆爲予親刻斵吁嗟往者不復
還庶免方來盡消剝還從祭酒告諸生誦此衣冠日三濯

按石鼓唐宋俱在鳳翔故韋韓蘊作俱得載入鳳志至有明二李以名篇不忍割愛並附之

題大金佛寺方上人一庵　明左參政梁璟崞山人

禪僧方一庵立志在瞿曇僧錄官辭卻獨將至理參幾年留薊北飛錫去江南江南江北跋涉徧古剎禪林都經見一朝望雲思萱堂過水登山來鄉縣鄉中故舊若相留翻翻貝葉夕還憂憂所憂不關名與利直超彼岸意方休彼岸不在形迹求果然只在此心頭心頭放下歸於密事理雙忘了無迹我本耕讀一閒身出入虞廷幾度春罪奉除書專宣布揚鞭驅馬來三秦三秦偶與一庵遇話談不厭經

朝暮我為重重世網牽明朝又欲分岐路一庵一庵心已
定我猶未得趨三徑何時擺脫返故原縱浪大化消逸輿

讀王公麒梅花詩寄贈　　明太史康海武功人

十月君來滸西口手出新詩百餘首苦詠梅花不肯休奇
怪妖嫺體俱有君才倜儻眼底稀揮毫時遣蛟龍走志士
遭窮古所難羨爾豪華茂升斗近聞東訪楊使君長安車
馬動如雲杯酒相逢休極意世間萬事盡紛紜不如早跨
蹇驢出醉我東山翡翠裙

四過東湖題宛在亭　　國朝王士正

小鴨唼喋萍葉亂三枝五枝菖蕎開魯連陂上花千頃黃帽刺船歸去來

登鳳翔城望太白山　國朝李根茂汝陽人

太白去天纔三百每怪山經誌荒唐適來汧漫遊岐下果見高峯蹴穹蒼太華堪伯仲吳嶽難頡頏南北分明晦冬夏異炎凉巍巍直上幾萬仞爭雄五嶽霸金方絕頂崖嵌太古雪界破青天白茫茫此山不知何年始勢吞終南壓渭水世傳元德古洞天蛇盤鳥橇空中起巖岫高深不可窮仙境周匝五百里又聞幽谷有湫淵神龍出沒窟穴裏

膚寸雲合遍雍州豐隆屏翳隨鞭弭各春祠南絶入煙鳥
啼猿嘯虎盤桓中有厖眉不死人坐蔭松栢聽流泉薜荔
紉衣帶芝朮供盤餐緱嶺瑤笙吹湘江寶瑟彈滄桑變改
長紅顏太息人間歲月促願隨杖屨學延年祿祿塵海迴
難越何時裹糧一躋攀嗚呼何時裹糧一躋攀

讀袁經畧殉難事蹟有感　李根茂

先生建牙日誓清瀚海波明運逢百六壯志竟蹉跎憶昔
襄平原上戰烈風吹沙撲人面擊鼓起士鼓不鳴麾下偏
裨鳥獸散先生獨力守孤城黑雲壓城白日瞑敵入蟻附

短兵接大呼薄城城欲傾南向再拜臣力竭敢愛一身負
聖明先生死後七十載慷慨就義公論在當時誤國是何
人風景不殊山河改我來岐下閱公表篝燈讀罷傷懷抱
凜凜生氣至今存化作箕尾爍蒼昊

題劉侍御表忠錄　李根茂

昔時劇賊入西川眉山錦江絕人烟繡衣使者劉侍御欲
鍊碎石補漏天身先士卒揮長劍七星橋邊相拏戰戰罷
歸來城已空仗節中丞抱頭竄賊董公名欲降公游說萬
端志不變大呼罵賊賊始怒甘將一身受亂箭是時同死

有司李推官劉光斗同被執大呼謂公曰莫錯主意做好漢子正在此時誓作厲鬼誅逆
叛嗚呼國事不可爲朝廷用人如亂絲盧杞調羹總百寮
童貫秉鉞統六師厝火積薪共寢處不急公室急營私南
北分門各植黨那教九鼎不遷移夙聞關西有烈士五十
年後過公里丈夫立身孝與忠岳峙川流公不死擕公實
錄向明牕讀罷悲風蕭颯起

題劉侍御表忠錄後　國朝李栢鄖人

張賊殺活天下士乃是鳳翔劉御史當時一日不求生至
今御史何嘗死憶昔逆闖犯闕時文武調笑如不知先皇

本是神明主洞悉時勢不可爲蒼黃披髮煤山上龍去鼎湖弓髯垂先朝養士三百年摧朽拉枯多披靡豈知輶軒採風人乃是死義報國臣君死社稷臣死君阿咸死叔節嶙峋君恩家訓兩得矣大忠大孝一門眞他年君臣同闕宮烝嘗俎豆秋復春

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　五言律

唐　杜甫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回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愁思胡笳夕凄凉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隷
章初睹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
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此詩前人載入郿志又載入武功志以有太白武功等句也按唐肅宗幸鳳翔改扶風爲鳳翔郡題曰自京竄至鳳翔統辭也今載入鳳翔或不失少陵本志云

宿岐州北郭嚴給事別業　　唐　岑　參

郭外山色暝主人林館幽疎鐘入臥內片月到牀頭遥夜
惜將半清言殊未休君雖在青瑣心不忘滄州

宿鳳翔天柱寺易元上人房　唐李洞

天柱暮相逢吟思天柱峰墨研清露月茶吸白雲鐘臥語身黏蘚行禪頂拂松探元爲一決明日去臨卭

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　唐李商隱

匝路亭亭艷非時裛裛香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贈遠虛盈手傷離適斷腸爲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竹閣在李氏園　宋蘇軾

殘花帶雨暗新笋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汧水黃樹高傾隴鳥池浚落河魴栽種良辛苦孤僧瘦欲尫

東湖　明參政吳同春 圖始人

積水收殘照孤城落晚烟圖翻花外鳥鏡坐樹中船劇飲
留春徑嬌歌徹夜筵艮辰懷自好直許共尋仙

東湖雜咏 二首　明參政姚孟昱 姑孰人

城角注湖光源深流亦長清波澄下際灝影蕩中央荷擎
浄玉碧柳吐綻金黄莫辭今夕勸明月泛滄浪

爲攬東湖勝聊乘問俗閑川源通渭水泉脈透秦關徵歌
堪適意對酒且開顏維舟邀夜月漏盡不知還

前題 二首　明廉憲邢雲路 安肅人

朋好合風光維舟引興長景涵天上下人在水中央岸柳

含衣綠晴波射酒黃更堪修禊事新月下滄浪

追賞耽浮景春游白日閒采鳳求穆穆好鳥語關關水荇

牽衣帶林花上酒顏乘槎牛斗宿天路不知還

前題　二首　　明叅政岳萬階朝城人

新月映湖光從流逸興長披膠情更篤飛羽樂無央竹影

搖波綠梅粧照酒黃坐聽盈耳奏鈞樂下滄浪

最愛艷陽景且偷忙裏閒清言頻對酌樂意兩相關雲影

搖仙舫花光開笑顏和風收滿袖載月夜深還

前題　　明郡守趙光大 大興人

睠此鳳城東原泉一脈通波澄魚泳藻風翮鳥鳴叢浴德
思周澤流膏慕長公慙予典郡牧何道潤疲癃

授經臺　　明學憲何景明 信陽人

西海何年去南山萬古存風雲留福地星斗上天門有欲
誰觀妙無爲自覺尊青牛不復返空誦五千言

普緣塔 蹟今無考　　何景明

石磴凌空起丹梯出翠微雲從珠頂覆燈轉鏡中輝雁沼
波濤湧龍宮日月圍何能攀絕頂一覽漢邦畿

岐陽署中竹　明巡按御史李本固汝陽人

庭院青春靜幽懷自不任危欄閒徙倚綠竹共蕭森雨洗琅玕色風飄環珮音此君渾可對世事謾相侵

鳳翔道中山家　明茶馬傅振商汝陽人

徑仄疑無地山迴遠岸看白雲聞犬吠流水見人家版屋吹煙小柴門竹影斜狉狉饒古意不曉市朝譁

雨中武眞庵督學招集東湖　國朝王士正

行人衣上雨來自杜陽川湖似郎官好名因學士傳有坡公祠游鯈爭唼雨垂柳欲生烟重過荷香裏還勞運酒船元次山詩

不能廢人運酒觴

再集東湖拜東坡先生祠　　王士正

復有東湖約來當春暮時凉風散古柳微雨灑清池自識黿魚樂何殊濠濮思仙翁去千載髣髴下雲旗

東湖　　國朝張鵬翮

東湖留勝蹟訪古一登臨月影銜珠閣松風奏玉琴山光檻外落柳色雨中深先正儀刑在憂民同此心

前題　　國朝學訓孫爾思

偃仰平湖曲岑嵐一望收芰風淸帶夏梧月澹澄秋船似

浮天過入疑入畫遊仲宣當此際不用賦登樓

前題　國朝 宋燮 頻陽人

東湖晴日麗載酒到孤亭水色風前碧山光雨後青時花非一態野鳥各殊形醉倚勾欄立渾如泛畫舲

授經臺　國朝 王璋 汝陽人

千載留經地相傳是此臺滋調三六劫呼吸五千灰寶籙春風永微言孽海開青牛南在望我馬恨虺隤

友人邀遊鳳女臺值雨不果　王璋

聞道鳳臺上雲深草木荒斷碑塵剝落古廟影滄桑方整

山陰興倏淹康樂裝世情那可定甘遜昔人狂

三良塚　國朝 孝廉 高登科 寶雞人

既荷殊榮遇寧將軀命論野人知報德良士豈辜恩然諾杯中酒賡歌地下魂墓門臣主在俎豆共雞豚

前題　國朝 孝廉 劉震 邑人

昔人從亂命高塚瘞三良霸國山河盡幽宮日月長碑殘秋雨泐草盛墓田荒無限低徊意蕭蕭滿白楊

普門寺 原註九日游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七言律　宋 蘇軾

花開酒美曷不醉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

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使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違不向秋風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大像寺 寺前有泉名虎跑一名金沙　蘇軾

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醐大地凉倒浸九天河影白遥通百谷海聲長僧來汲月歸靈石人到尋源宿上方欲續茶經校奇品仙瓢留待羽仙嘗

岐陽　宋元好問

眈眈九虎護秦關懦楚孱齊机上看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徼自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蕭蕭戰骨寒三十

六峯長劍在倚天仙掌借空閒

仲秋觀稼出郊遊大像寺　元廉訪副憲　胡居祐

禾黍秋成歲可觀登臨蕭寺倚空山寒雲滿岫天將雨幽

鳥一聲僧自閒午枕齋廚魚鱉客夢虛廊鐘磬度禪關普門

祠下靈泉水流出餘波潤世間

和元胡廉憲遊大像寺　明孝廉　秦　中　邑人

停輿古寺暫遊觀冷淡泉兮冷淡山傳谷鐘幽伸佛教懸

崖樹底養僧閒點埃不惹超凡夢五蘊皆空脫幻關自古

禪林皆樂此西來旨趣異人間

送方上人一庵住大金佛寺　明刑部郎中張　文淮南人

借榻叢林避俗諠袈裟延逕禮周旋文章愧我非韓愈風度憐公似大顛故國久懷飛錫去閒應一任抱書眠何時瀹茗重清話擬貢驪黃到日邊

前題　明禮部員外郎周同伯吉水人

日出金門鳳勅頒遠承恩渥住名山洗盂便問泰京道振錫先過函谷關萬事悉隨流水去一身常共白雲間何年更理朝天屐重與譚空數往還

送大金佛寺方上人一庵還京有引

庚寅孟冬予考績於京慶壽名刹方上人屢謁予寓館相接良久知其愼重詳雅戒臘精嚴而所與遊皆名公也予竊敬之别去一載餘矣兹予巡行鳳翔上人飛錫於是一見忻然因其還京也呵凍走筆賦此爲贈　明學憲伍福 臨川人

翻翻飛錫度烟霞隨處安禪即是家身共浮雲寧有迹心同流水本無瑕眞機靜處翻經葉别偈留來艷筆花回首金臺飛鳥外朔風吹雪點袈裟

送大金佛寺方上人一庵還京　明副使梁覲 東平人

鄉山掩映梵王家賜額頒來照綠霞翠竹黃花皆寓道寒潭夜月自無瑕棲心窅窅躭禪學飛錫翻翻望帝車歸到金臺春正好天香馥郁滿袈裟

前題　明郡丞劉璵 雲間人

三乘了悟罷參禪來訪扶風古墓田自有慈航登彼岸不緣飛錫到西天緇塵盡掃靈臺淨色相俱空寶鑑懸歸覲龍顏殊有喜金襴重賜玉階前

前題　明蜀指揮同知孫閎 淮右人

暫借禪房臥病身相逢似有夙生因葛藤斷去機緣息杖

屨常來問訊頻勘破佛乘空外月笑拈優鉢劫前春喜看

飛錫金臺路五色雲中拜紫宸

與鳳郡鄉先生宴別兼諭父老 二首

明 關西 高尚志 石首道人

清歌急管送金卮仙侶星標盡漢儀鳳去千年猶有象芝生萬仞可充飢漫將霖雨藉來望敢謂棠陰結去思自是岐周風物好不堪回首意遲遲

馳驅三載忽南征把酒臨岐感慨生郤愧勞來虛漢使喜看攀卧識周情黃鶯百轉含離曲細柳千條繞去旌此別

應須頻繾綣何時重聽鳳來鳴

謁三公祠暨孔明橫渠配享　明御史楊美益鄞縣人

幸從危構肅瞻趨豈代簪紳會一區相業千秋崇厚報兵韜百將祖神謨蕭曹可失功難求濂洛同歸道不孤川嶽由來鍾聖哲誰云正氣獨今無

楊知江寅丈招飲東湖　明副憲許孚遠德清人

使君開宴鳳城東亭隱湖心一鑑空萬疊青山春雨外數聲黃鳥暮林中封疆正履岐周舊勳業何如旦奭雄釃酒臨流千古意坐來鄙吝已消融

東湖　明隴守　丁應時　安邑人

如鑑湖光一望收況逢皓月轉層樓飛觴忽憶蘭亭約鼓棹還登赤壁舟萬里烟雲隨眼闊一時冠蓋快神遊更闌賸有尋芳興片葉須窮天際頭

前題　明鄒令　蘸濬　東萊人

鑑湖亭上暮烟收霽月浮光滿郡樓千載交情聯下榻一時豪客共登舟黃花香泛珍珠酒華髮榮分汗漫遊此夜須知興不淺任他鼓角急城頭

前題　明邑令　李傑　平定人

宛在亭前暮靄收須臾明月遶層樓傳杯喜踐雷陳約擊楫還登李郭舟笑把茱萸重泛酒期開菡萏復來遊更闌不盡登臨興鼓枻須窮天際頭

前題　　明邑令朱圻　固始人

雲影徘徊一鑑空孤嵐山色映簾櫳波隨浴鷺搖仙舫歌雜絲絃吼樹風紅杏花飛雙岸錦蒼松翠拂晩烟籠金卮對酌情無限渾擬乘槎過斗宮

前題　　明孝廉李貞　邑人

鳳鳴樓下竹亭前菡萏雙頭各鬬妍對舞秋風驚渚鶴相

依月夜笑嬋娟蓬壺浪說千年樹華嶽今開十丈蓮好取
奇葩獻聖主豈容騈首老江邊

鳳湖雅會 有引

明左布政 王體復 太平人

予爲水曹郎時知江楊公愛溪李公共事署中朝夕惟也萍踪間闊倏且十年矣今年楊公憲使關西予亦叨藩宣於此而李公由太守謝政家居鳳翔因得聚于郡之東湖開罇命酌話舊論心逼宵不倦東方既白鳴騶而散志之以詩

晝省爐香恍若蒸聯鑣記是十年曾還將鼓瑟逢楊意更

許登龍御李膺病渴常思金掌露臨池共吸玉壺氷論心此夕成佳會不覺東方日已升

和前題　　明副憲楊楫商邱人

燕樹幾年違畫省萍踪今夕集岐陽論文水部胸如斗授簡詞仙興若狂綠水開軒金縷細青山入座漏壺長天邊正擬瞻奎聚霜角城頭報曙光

和前題　　明孝廉李貞邑人

十年重會人如玉林下皤然鬢欲霜自愧新詩非李杜還推俚句屬王楊衙寒帶臘春將到秉燭圍爐夜未央倚檻

高歌清興極湖邊草木總輝光

憶梅

明進士　王　麒　原籍鳳翔

記得開時玉作神令人遥想見時眞欲尋徑路嘶無力若寫清寒便少人有夢遠馳芳樹草凝思徙倚畫欄塵暗香疎影今何處腮月魂招滿地春

東湖柳浪

王　麒

風繞微波綠滿池倚風楊柳舞頻欹平湖分翠流春遠碧海籠烟上月遲藻面影開遊鯉散簧間弄歇野禽疑往來不盡停驂者到此乘薰襟欲披

玉窟流泉　王麒

一道清泉繞碧岑半山玉甃倚雲深草烟冉冉秋沉月石溜泠泠夜奏爽歆于猿來窺曲澗修翎鶴舞下長林分香也勝蘭亭水擊缽傳杯放醉吟

國朝果親王鳳翔作

鸑鷟聲中揚玉鞭冰巒層叠鳳臺偏軒臣迴日曾推策禹跡閒岐著導汧未暇八觀矜藻耀偶從三輔歷風烟黄沙何限前朝事記取斜暉嶺樹邊

鳳翔府　國朝王士正

城邊汧渭兩交流隴蜀中分第一州西雍橫當斜谷路南山高接杜陵秋雌鳴尚憶秦人霸星隕難銷漢相愁形勢依然身萬里扶風歌罷拂吳鈎

穆公墓　王士正

雨霽陳倉曉日紅杖藜來訪橐泉宮千年斷碣荒烟裏一片殘春秀麥中黃鳥哀時良士盡碧雞飛去霸圖空子車遺塚猶鄰近長與坑儒恨不窮

春日歸自東郊軫悲宛在亭　國朝邑令王嘉孝汝陽人

和風淑氣正深春乘興驅車到水濱斷岸高低圍綠樹廻

溪遠近出青蘋孤村擊鼓祈豐歲野老開樽洽比鄰執掌
終朝憐俗吏暫時亭上對芳辰

秋日送客東湖　王嘉孝

蒹葭搖曳色蒼蒼步履湖邊對夕陽四壁清風披草樹一
天爽氣到衣裳西岐勝地頻懷古上國嘉賓屢倒觴欲問
離思何處是寒空嘹嚦雁南翔

讀袁經畧傳　國朝 王暲 汝陽人

大廈垂傾勢莫支威公隻手欲扶危揮戈督戰孤臣奮復
無安人王者師慕義直追拜疏日因風想見閉城時至今

坊表依然在傀殺如簧惜死兒

同人再遊東湖　　王　璋

楊柳陰中納遠涼蕭條此地亦湖光坐來蛙鼓聞聲細卧對荷風沁骨香遠近山光輝綠墨東西流水泛霞觴輕雲搖曳青天迴竪色行收入錦囊

讀劉侍御傳二首　　國朝朱　爕　蘋陽人

錦水妖氛鬱不開豸冠誓死撥殘灰心馳北闕依明主魂赴西風向夜臺萬里橋邊秋鶴唳七星郵畔曉猿哀細吟遺事頻惆悵好把新詩和淚裁

憲節遥臨蜀道開時逢多難忍徘徊猖狂逆燄迷天日慷慨忠魂赴夜臺綿竹淒涼寒食火錦江蕭瑟杜鵑哀立功立節君無愧爲訪遺編入史裁

東湖　朱　爕

勝槩芳蹤何處求東湖亭上景洵幽花光瀲灩流朝氣水色蒼茫照暮邱咫尺終南杯底現依稀赤壁畫中遊今宵若卧垂楊月應有羽衣掠客舟

李郡侯招飲東湖慶雨步韻　國朝 邑人 進士 劉自唐

及時膏雨滿秦川太守湖邊慶有年漠漠山雲籠寶髻涓

涓荷沼貼金錢昔人誌喜留臺榭此日勸民泛酒筵後樂先憂直刺史風徽寧讓大蘇賢

穆公墓　國朝周方炯 南城人 孝廉

覇業銷沉萬古餘當年園寢半邱墟秋風石馬城邊臥春雨農田墓下鋤三士於今同朽骨箇臣空自想遺書人間未見金鳧出猶勝驪山劫火居

謁蘇公祠　國朝高登科 寶雞人 孝廉

蓋世才名久夢思城東迤邐拜靈祠一隄烟景欣無恙千古風流宛在茲廟裏龍蛇餘畫壁門前鷗鳥漾蓮漪野人

擊鼓羞雞黍應自翩然駕赤鯉

讀劉侍御傳　國朝　孝廉劉　震　邑人

劍閣驅馳報主恩殺身取義更何論幾封諫草留天地一畝荒邱付子孫碧血暫藏昭覺寺公授命後殯成都昭覺寺丹心長繞杜鵑魂於今想像捐軀日颯颯寒風蜀北門

覲法駕自鳳翔回五言排律　唐　錢　起

攙搶一掃滅閶闔九重開海晏鯨鯢盡天旋日月來聖情獻品物龍御闢雲雷曉漏移仙仗朝陽出帝臺周衡散馬由禹讓濟川廻欲識豐人願南山舉酒杯

酬張少尹秋日鳳翔見寄　唐　耿湋

鼎氣孕河汾英英濟舊勛劉生曾任俠張率自能文官佐征西府名齊將上軍秋山遥出浦野鶴暮離羣遠恨邊笳起勞歌騎吏聞廢關人不到荒戍日空曛草木凉初變陰晴景半分疊蟬臨積水亂燕入高雲麗藻終思我衰髯苒亦爲君閒吟寡和曲庭葉漸紛紛

岐陽逢曲陽故人話舊　唐　馬戴

異地還相見平生分可知壯年俱欲暮往事盡堪悲道路頻艱阻親朋久别離解兵逃白刃謁帝值明時淹疾生涯

故園官世業移雞鳴關月落雁度朔風吹客泪翻岐下鄉
心落海湄積愁何計遣滿酌慰相思

會景亭　舊在城外南溪今廢　宋蘇軾

飛簷臨古道高榜勸遊人未卽令公隱聊復濯路塵茅茨
分聚落烟火傍城闉林缺湖光滿牕明野意新居民惟白
帽過客漫朱輪山好留歸騎風廻落醉巾他年誰改築舊
製不須因再到吾雖老猶堪作坐賓

讀袁經畧傳　國朝朱燮

明運當衰季綱常竟式微先生眞慷慨視死有如歸集思

恩廣益儲蓄判先幾撫摩期士奮調劑嘆難知人心忽渙散天意復相違一報疆城陷再報渾河危將軍多戰死大厦傾難支背城矢借一力竭淚空垂從容草遺表倉卒換戎衣丹心付烈燼浩氣貫陽暉燐火悲原草忠魂上帝畿我來讀實錄臣道昭來茲

關中比歲大旱人民播遷

皇上發太倉內帑賑窮困既而給牛種蠲賦稅

命督撫大臣令有司勞來安集並勸墾督種嘉孝壬申冬來涖茲土次年麥始稍登秋獲大稔今歲大有秋

穀兩岐參岐者遍野萬姓感戴公建
萬壽亭於城東以爲歲時拜祝之地上下一體雖唐虞君
民無以過也嘉孝躬逢盛世恭賦二十四韻以附華
封祝之末

國朝邑令　王嘉孝　汝陽人

熙世遭湯旱聖君邁舜仁皇華遙北闕丹詔下西秦欲濟
凶荒地先須撫字人流離披疏上疾苦繪圖陳家賜常平
粟入須內帑銀漢文蠲國賦唐帝拯民貧寒谷生枯黍洪
波起涸鱗恩流華嶽麓惠洽渭川濱綏理委早吏指麾賴
大臣扶藜歸故里築室洽比鄰驅犢開阡陌荷鋤芟棘榛

氤氲靈雨日披拂惠風辰烟火連山嶼桑麻遍水湄兩岐占稔歲千畝丗丞民已見倉箱盛行看積貯勻聖恩同覆載兆姓盡尊親卜地經營始建亭結搆新丹甍停日月翠壁出風塵伏臘稱觴數耄倪拜祝頻三秦蒙再造四塞荷洪鈞比屋盈寧樂聯衢醉飽均周原仍膴膴禹甸自畇畇本固惟民富教興在俗醇小臣忻起舞國祚萬年春

鳳女臺 郡城東有鳳女臺碑○五言絕 唐 岑參

秦女去已久仙臺在中峯簫聲不可聞此地留遺踪

三月三日遊元武山 七言絕 國朝 李莪 邑人進士

春風宕柳杏花天踏霧衝雲上碧巔暫得煩襟纔半展飄然便欲挾飛仙

勸農偶興三首　國朝邑令王嘉孝汝陽人

民質猶存俗未奢芒鞋白帽認田家犂雲鋤月春光永小麥青青大麥華

高下奔湍逐澗流山原錯落路悠悠於今聖代弘施濟環堵桑麻四望稠

和風搖曳菜花香隔樹聞呼布穀忙好把耕鋤酬地力行看婦子慶倉箱

